

登

壇

必

究

登壇必究漕河卷三十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譯漕河說

王鳴鶴曰勝國海運之制議停於永樂十三年而東南糧餉所以資京師而給邊鎮者悉由會通河故道以達於都城南北不啻數千里餉道之利否國家之命脈關焉其要害可知已然總命爲漕河而其實有六爲白漕爲衛漕爲閩漕爲河漕爲湖漕爲浙漕大抵河勢迥異而治法亦各有緩急之殊

六漕之中唯河漕湖漕最急河漕爲有源之水而遷决靡定湖漕爲無源之水而衝曠可虞

聖天子歷宵旰塞茭湛玉與公卿大夫和歌瓠子唯今時爲然矣矧茲遼海多事之秋師行糧從不難於足兵而難於足食大司農日夕持籌而劑量之至亟也唯是綜水土理餉道俾

畿輔以及諸鎮幸免待哺之憂是在秉元圭者有石畫焉餘武夫何足以知之

漕河建置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四方貢賦由大江至洪武三十年海運七十萬石於遼東以供軍餉

太宗文皇帝肇建北京江南糧餉一由江入海由直沽由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疏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

里十年宋禮奏三年海運二次於徐州濟寧州置倉收糧造淺船五百隻撥附近衛軍領駕從會通河儹運每年三次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三年戶部僉官議奏停罷海運悉於裏河轉運裏河者江船不入海而入河故曰裏也裏河自通州而至儀真瓜洲水源不一總謂之漕河又謂之運河神山泉等水自西山來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開渠置閘而漕舟不行自通州西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自

河入海者衛河也自汶上縣分水河口分流而北至陽穀縣絕黃河又至臨清州會衛河南至濟寧州會汶泗沂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來南流至徐州會沁河者汶泗沂三水也自徐州城西北來東南流至清河縣入淮者沁水也北至清江浦通淮南至儀真瓜洲壩臨江中爲漕渠者諸湖無源之水也

諸河源委

諸河有源有委發源各異而委流相合如絡繹然清河所經者名漕河自發源以至入漕之處皆

漕河上

源也

大通橋河

大通橋河源出昌平縣白浮汙神山泉西南會一
畝馬眼二泉繞出龜山後匯爲七里灘東爲都城
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入內府南出都城
東水門過大通橋又東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

白河

白河源出嘉雲縣霧靈山南流經通州漷縣香河
武清會榆津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

同入

于海

衛河

衛河源出輝縣蘇門山百門泉東北流經新鄉汲
縣共縣濬縣湯陰安陽滑縣內黃魏縣大名元城

館陶會淇漳諸水凡千里至臨清州會汶水又經清河夏津武城恩縣故城德州景州吳橋東光甫皮交河滄州興濟青縣霸州靜海凡千里餘至直沽會白河同入于海

黃河

黃河勢趨東北自河南開封府祥符縣金龍口流經蘭陽儀封過黃陵岡又經曹縣鉅野曹州鄆城壽張東平地界凡七百餘里至陽谷縣南入漕河若河勢趨于東南則東北逼漕之道淤塞

汶河

汶河源出萊蕪縣原山之陰又一支出萊蕪縣寨子村又一支出太山之陽仙台嶺俱名汶水至蔚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爲二支一一支自東平州戴村壩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鶴河凡八十里出分水河口一派分流而北經東平齊張東阿陽穀絕河又經聊城博平堂邑清平凡三

百六十五里至臨清會衛河北入于海一派分流而南經嘉祥鉅野凡一百里至濟寧州城南大井閘東與沂泗汶二水合流而南。一支自寧陽縣堽城壩西南流別名洸河經滋陽濟寧之境合沂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閘東合分水河口流來汶水又南流經鄒縣魚台沛縣凡四百一十里至徐州

合沁太東南入于淮

泗河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其源有四一出山西麓石寶內名趵突泉一出山東麓石寶內名泗米泉一出山東五步一出山東南四十步二泉無名與泗米泉合流向南遶山面一里合趵突泉西流一百七十餘里至滋陽縣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閘又西南流三十里至濟寧州城東與汶水合南達

于淮

沂河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流三十五里至滋陽縣城東五里與泗水合

沁河

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綿山西南經河內武陟獲嘉新鄉原武陽武封邱祥符陳留蘭陽杞縣儀封睢州考按寧陵歸德虞城夏邑永城舞山蕭縣凡一千二百餘里至徐州一名汴河又名小黃河河汴沁異源分合無定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北徙則與沁爲一河有徙則與汴合流故北河之名有三既至徐州會汶泗沂三水又經邳州睢寧宿遷毫源北四百八十里至清河縣入于淮

諸河

自清河縣淮河口迤南三百六十里至江都縣又南四十五里至瓜洲又西南七十五里至儀真諸

湖之水大匯於高郵寶應之境穿渠引水而北通江淮東南長堤以爲陸行牽挽之路湖名不一附見於各州縣之下

漕河

諸河發源遠近不一而下流相合循其合流之道而爲漕運之河自通州至儀真凡三千里河之所經軍衛有司分而屬之

以上出漕河志又查大明會典所載有盧溝河滹沱河薊州河復錄于後并湖泉塘閘俱備焉

盧溝河

盧溝河出山北代州泛濫輒壞民田盧宣德以來每河岸舊決輒令官修築宏治二年命內官

及文武官各一員發軍民夫修治又命
帑事中御史各一員同管理工役

滹沱河

滹沱河出真定府西山天瀨以來每決輒
修築宏治一年命真定等府衙發軍民同築

薊州河

薊州軍餉國初每歲用遼洋船出海轉運而至
風濱甚險宏治初議發軍夫萬人鑿河四十里
以免海運每三年一次修澣

黃河

黃河發源載于元史其流至河南散漫泛濫至山
東峻急衝决河防之法歷代有之正統十二年河
溢榮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州陽谷縣以入
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大洪之口而決諸水從

之入海景泰四年命官塞之乃更作九壠入閘
以制水勢復於開封金龍口筒瓦廟等處開渠二
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宏治二年復決金龍口
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紅荆口并陳留通許二
縣水俱淤淺復阻糧道命官塞之五年復決
命內臣及文武官往治又決張秋運河水盡入海
發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
下由梁進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
河又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
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
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
口一由毫縣澗河會于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
築堤壩十餘並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堤二十
餘里及修南岸于家店筒瓦廟等處隄一百六十
里始築張秋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
閘下分五洞以洩水勢遇有淤塞損壞管河官隨
時修治金龍口

今名荆隆口

南旺湖

南旺湖在山東濟寧州周圍一百五十餘里中爲二長堤西隣設斗門上有橋外蓄水號曰水櫃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管河官隨時挑浚

昭陽湖

昭陽湖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

徐州洪

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壘利凡百餘步又名百步洪成化四年命官鑿石又甃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二十年置石壩長八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

呂梁洪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成化八年命官甃二石堤共長七十餘丈十六年命官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丈復于壩西築堤二十餘丈洪東築石路四百二十丈遇有損壞舊河官隨河修築

管家湖

管家湖在淮安府西門外舊有堤永樂十四年命官于湖內築長隄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寶應諸湖

自寶應縣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府臨邑界皆運河所經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洪武九年用磚修高家潭等處成化二十一年造石隄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有石堤每歲

卷之四
修築

康濟河

高郵湖運河所經舊有隄長三十餘里舟行湖中
被風觸隄往往破壞宏治三年命官于湖之東
刷開河一道以避其險名曰康濟河南北
各置閘以時啟閉又用磚石修築東岸

浙西諸水

浙西諸水太湖爲大納六府溪澗港瀆之水注于
江河以入于海每水道壅塞或下田不歲長洲吳
江常熟諸縣多被渰沒永樂二年命官往治自
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常熟縣白茅港徑入于
江乃浚吳淞南北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
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浚松江府范家浜至
南浦口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宏治七年
復命官發民夫二十萬自吳江至長橋導太湖

之水散入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
石趙屯等浦澆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于海間
白茅港并白魚浜鮎魚口諸處澆昆承湖水以注
于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澆陽城湖水以達于海
開湖州府澆徑澆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而入于太
湖開常州府北澆澆荆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
又開各斗門以澆運河
之水由江陰以入于江

泉 充州府 東平州九泉

獨山泉 錢鈞背泉

獨山泉

安圈泉

張胡郎泉

蕭橋泉

吳家泉

王老溝泉

坎河泉

芭頭山泉

龍關泉

汶上縣二泉

朴帛山泉

滋陽縣六泉

闕黨泉

東白泉

城西新泉

葛詡泉

城東新泉

以上泉俱入汶水

鄒縣三泉

柳青泉
鮑浪泉

江村泉

曲阜縣十八泉

達泉
茶泉

車廟泉
柳青泉

雙泉
南觀下泉

新泉
溫泉

濯纓泉
連珠泉

曲水汎歸泉
青泥泉

潺聲泉
埠下泉

橫溝泉
南新泉

新安泉
萬柳莊泉

泗水縣二十三泉

泉林泉
泗酒

卞莊泉
黃陰泉

潘波泉
鮑村泉

杜家泉
龜陰泉

蔣家泉
曹家泉

東巖石縫泉
西巖石縫泉

趙家泉
岳陵泉

黃溝泉
壁溝泉

珍珠泉
招溝泉

石河泉
盧城泉

大玉泉
小玉泉

三角灣泉
三角灣泉

滕縣十八泉

別溝泉
南豹突泉

玉花泉
玉灌泉

辛莊橋泉
黃溝泉

北豹突泉
南石橋泉

北蔣溝泉

紅金澗泉
入澗河

三山泉
黃溝泉

百壠河泉

三家溝泉

黃家泉

龍灣泉

溫水泉

魏莊泉

蛇眼泉

范恭溝泉

張家泉

寧陽縣十泉

龍魚泉

金馬莊泉

古城泉

魯姑泉

朴當山泉

柳青泉

暖泉

平陰縣一泉

柳溝泉

以上泉俱入汶水

濟南府 泰安州三十四泉

下張狗跑泉

涓澗泉

報恩泉

柳林胡家泉

雙林馬黃溝泉

水磨泉

曲溝泉

柳林胡家泉

西張鐵佛寺泉

栗林周家泉

蟠峪廟河泉

新店鯉魚溝泉

趙家北滾泉

新店趙橋溝泉

羊舍泉

羊舍斜溝泉

西蒲張家泉

官裡濁河泉

山陰水泊泉

柴城東西二柳泉

官裡濁河泉

南村龍灣泉

下村木頭溝泉

力里力溝泉

侯村上泉

劉蔣溝泉

馬蹄溝泉

臭泉

良輔龍堂泉

龍謝泉

舊縣馬兒溝泉

南村梁家泉

黃前谷家泉

皂泥泉

范家溝泉

天封泉

新泰縣十四泉

南師家泉

五峯泉

北鮑泉

劉社泉

零查泉

南陳泉

西都泉

古洞泉

孫村泉

崖頭泉

和莊泉

公家莊泉

酉周泉

肥城縣七泉

獻水泉

董家泉

臧家泉

吳家泉

以上泉俱入汶水

萊蕪縣十泉

郭郎泉

牛王泉

湖眼泉

鎮里泉

屆山泉

烏江泉

蓮花池泉

半壁店泉

小龍灣泉

青州府 蒙陰縣五泉 伏牛峪泉 順德泉 泉河泉
以上泉俱入沂水

閘壩 宛平縣 青龍閘 白石閘 廣源閘

大興縣 慶豐上 下二閘

平津上 下二閘

通州 溥濟上下二閘 廣利閘

通流上下二閘

臨清州 會通閘 臨清閘

南板閘 新開上閘

清平縣 戴家灣閘 李家口魏家灣二減水閘

堂邑縣 梁家鄉閘 土城中閘二減水閘

博平縣 老堤頭北減水閘

聊城縣

周家店閘

李海務閘

官窖等五處水閘

陽穀縣

七級上下二閘

荆門上下二閘

宜陽縣

堽城東西二閘

滋陽縣

金口閘
杏林閘
土婁閘
金口壩

東阿縣

通源閘

壽長縣

沙灣積木閘
野猪腦堰
戴家廟石坎木閘

東平州

戴村壩

汶上縣

開河閘
南旺南閘
南旺北閘

鉅野縣

蓬子山壩
界首石口二積水閘

濟寧州

分水閘

天井閘

在城閘

趙村閘

師家莊閘

石佛閘

新店閘

新閘

仲家淺閘

下新閘

棗林閘

廣運閘

永通上閘

耐老坡閘

鄒縣

巷里積水閘

魚臺縣

南陽閘

谷亭閘

八里灣閘

蘇家壩

孟陽泊閘

觀

瓦溝陽

城湖泥河

三積水閘

沛縣

湖陵城閘

謝溝閘

新興閘

徐州

金溝口昭陽湖

飛雲橋鵝鳴台

四積水閘

沽頭上中下三閘

徐州洪閘

黃家閘

畱城境山二積水閘

呂梁上下閘

清河縣

新莊閘

山陽縣

福興閘

清江閘

移風閘

板閘

磚閘

新城上下二閘

清江浦東西二塘

淮安塘

滿浦塘

南鑄場

仁義

禮智信五閘

寶應縣

七里溝菜橋口魚兒溝三犢木閘
白馬湖七里溝櫓樓三滾水閘

高郵州

魏橋上下二閘 車運王琴二犢木閘
蛤蟆壩

江都縣

雷公上下二塘

雷公上下二塘在縣治北十五里平
岡上唐貞觀十八年李義稱爲揚州

大都府長史嘗引雷陂水以溉田其地西南峻
昂獨東一面卑下作隄于東以蓄潦水旱則引之

溉田爲利不貨上塘東西閘七百三十五丈南北
長九百二十丈下塘東西閘五百八十丈南北長
七百五十丈元至正元年於上塘隄北建石閘一
歲化八年刑部侍郎王恕重修造水堤二下塘造
石閘一水健

二後廢壞

小新塘

小新塘東西闊一百丈南北長一百七十丈
東北接連上雷塘小新塘轉注上塘上塘轉

注下塘由懷子河

至灣頭入漕河

句城塘

句城塘在縣治西三十五里東西闊三百四十六丈南北長一千二百六十丈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爲揚州大都府長史築此塘以溉田

百姓獲其利徵拜大府卿成化八年侍郎王恕行令郎中郭昇增築陸岸造石閘一水確二後廢填其水南流至儀真縣東四十烏塔河入漕河

朝宗上下二閘

新開閘

大通閘

通江閘

留初閘

新廟等十一減水閘

邵伯小壩

楊子橋古壩

瓜洲十一壩

瓜洲減水確

瓜洲十一壩

儀真縣

清江等八閘

東門新高橋二減水閘

陳公塘

陳公塘在縣治東北二十里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元龍修以資灌漑禁掘九十九餘里

其地西北倚山爲形潦水自山入塘有三十六汊東南一面爲隄以障潦水長八百九十九餘丈隄置

斗門石礮各一過則浪之由太子港入清河宋淳熙九年運判錢冲之重修遷其礮於西二十丈

本朝成化八年侍郎王恕令郎中郭昇增築隄岸造木礮二石礮一後廢壞

事例

宣德四年令凡運糧及解送官物并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舡或站船如是急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驥過去並不許違例開閘進貢緊要者不在此例○成化間令凡閘惟進鮮船隨到隨開其餘務待積水若豪強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開不依

幫換次爭鬪者聽聞官將應問之人拏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閘壞船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并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罪干礙豪勢官員叅題究治其閘內舡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漕河水程

漕運水程自通州至儀真三千里凡爲驛四十有二

通州潞河水馬驛

至本州合和驛一百里

合和驛

至武清縣河西驛九十里

河西驛

至本縣楊村驛九十里

楊村驛

至本縣楊青驛八十里

楊青驛

至靜海縣新驛一百里

奉新驛

至青縣流河驛七十里

流河驛

至興濟縣乾寧驛七十里

乾寧驛

至沧州蓆河驛七十里

蓆河驛

至交河縣新橋驛七十里

新橋驛

至吳橋縣連窩驛七十里

連窩驛

至德州良店驛七十里

良店驛

至本州安德驛七十里

安德驛

至本州梁家莊驛七十里

梁家莊驛

至武城縣甲馬營驛一百一十五里

甲馬營驛

至臨清州渡口驛七十里

渡口驛

至本州清源驛七十里

清源驛

至清平縣清陽驛六十里

清陽驛

至東昌府崇武驛七十里

崇武驛

至陽谷縣荆門驛八十五里

荆門驛

至東平州安山驛六十里

安山驛

至汶上縣開河驛七十里

開河驛

至濟寧州南城一百一十里

南城驛

至本州魯橋驛五十五里

魯橋驛

至兗州府沙河驛六十五里

沙河驛

至沛縣泗亭驛六十里

泗亭驛

至徐州夾溝驛七十五里

夾溝驛

至本州彭城驛九十里

彭城驛

至本州房村驛六十里

房村驛

至鄧州新安驛六十里

新安驛

至本州下邳驛六十里

下邳驛

至本州直河驛六十里

直河驛

至宿遷縣鐘吾驛六十里

鍾吾驛

至桃源縣古城驛六十里

古城驛

至本縣桃園驛六十里

桃園驛

至清縣清口驛六十里

清口驛

至淮安府淮陰驛六十里

淮陰驛

至贊應縣安平驛八十里

安平驛

至高郵縣界首驛六十里

界首驛

至本州孟城驛六十里

孟城驛

至揚州府邵伯驛六十五里

邵伯驛

至本府廣陵驛四十五里

廣陵驛

至儀真縣儀真驛四十五里

今瓜洲近造通江閘江南兌運漕船由閘徑通廣陵驛無過壩之勞廣陵驛至瓜洲四十里

漕運

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于河

自北海達河

碣石在其右

兗州浮

舟行

木日浮于濟漯達因水入

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

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汎

順流而下曰汎

于江海達于淮

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

越也

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

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

絕河而渡日亂

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邱文莊曰禹貢于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叙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卽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但未明言其爲漕耳

百里賦納總

禾本全
日總

二百里納鉢

刈禾

三百里納穡

日鋌

半藁去皮曰穡

服以俟厥輸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皮曰穡

將之事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邱文莊曰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鄉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飢色

鄒文莊曰周之王畿止於千里遠輸不出五百里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於晉自

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汎舟以榆粟已

見于春秋之世

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
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金廣陵邗江是也

開渠以通糧道已

見于春秋之世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

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
侯安走河渭輓天下而給京師諸侯有變願流而
下足以委輸

邱文莊曰秦致資海之粟猶是資以行節而國都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七

之漕尙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輶以爲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邱文莊曰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因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彌歟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

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
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
而渠下民用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
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
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至
武帝時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石不足
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
時用粟之多漕
法不得不講

邱文莊曰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衆用粟之
多漕法不得不講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若
能減冗員省冗卒則食粟者少少減歲漕之數則
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中桑宏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鄒文莊曰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幾十倍其數雖征歛苛煩取之無度亦由河渠溉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爲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自食而輸於官以爲之食官食之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轉饋陪儕之慘百千萬狀乃蓬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于國有菑于民之人不徒費也乃苦勞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輩以爲此無衣之事哉嗚呼人主授

一官與一役費一物肯以此爲念而痛爲
樽節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時詔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灾頗
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邱文莊日昭帝承武帝廣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
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
耗而昭帝卽位之初又欲資良文學言雖征舊之
謀是時霍光輔政當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
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爲國用哉吁國用之
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引農河東上黨太
原諸郡國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郎文莊曰壽昌此議遇京
朝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宜其五日至春省甲士卒循

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便宜十二

事當全錄

郎文莊曰充國此議邊
方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
車驪駕轉輸不絕

郎文莊曰自古書運皆以轉爲名是以漢唐宋之
漕輶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
始見於本朝

明帝時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煬帝時已有汴渠矣

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載煬帝時河汴夾渠久而不修至是胡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從自榮陽東至于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餘里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蠶廣而爲兗豫民害今堤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海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鄆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馬廷鸞曰鄆閣者倉廩之異名

牛馬之制雖在綱目不可詳考蓋蜀地山襄斜不通舟亮不得已而爲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頊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

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鄆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時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

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
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
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此輕過之處以丁夫過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瓦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

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畱也

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曰
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使之煬帝時發河南諸郡開
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

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汎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

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漕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八千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由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木不能實漏甕也

國家以得民心爲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爲盜賊之資耳

唐都闕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大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即文莊曰創業之君以其未得天下所與其成業者將帥上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以也况官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明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設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通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瞻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若豈難爲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爲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復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元宗時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韋倉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

卷之三
三
運利便一倍有餘

邱文莊曰：耀卿此奏，元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法。

亦良便

裴耀卿請罷陸運於河內，置河陰倉；河西置祁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漕以資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於此數者。

代宗時劉晏領漕事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
汴河漕所宜裝米而載以舟減陸運錢價

葉適言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
財事因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取經制錢者
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
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
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士人而其言如此蓋
非目前不暇及遠亦不足惟也由是言之則宋所
謂經總制錢蓋出於不得已而爲一時權宜之計
當是時也所謂強敵壓境歲有薦食吞噬之謀翠
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將帥擅命
而部敵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計財措費之時何暇
爲寃征薄歛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後遂因仍用之
而不能除以爲一時生民之害耳後世人主苟未
至猝迫無措之時
決不可行此等事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清道

重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北
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約新物尙破省耗况路所
船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胡寅日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邵文莊曰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輕涉艱險和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全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有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爲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筭俾其償焉是何耶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

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

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

即惠

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

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鄭文莊曰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
鋪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漕一路宋都汴梁
國衝八達之地故其
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

置三轉船倉於真今儀楚今淮泗今泗三州以發運

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鹽以歸

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船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潤楚轉船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蓋非良法歟宋人都汴漕運北漢唐爲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淮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舟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舟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得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貢而其同舟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牀之停畱艤艎之衝激陰雨則虞澗澗淺澗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積之阻滯及其同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發

糧矣運糧士卒其艱
苦萬狀有如此者

真宗時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罷之

汴水入河之故源自漢易帝時王景修汴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穆考將水運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惡桀渠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蓋汴河舊自蔡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潤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在而汴河則自中牟縣入於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潤州一帶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潤州入于淮而呂梁之險未有

以之爲運道者惟晉謝元肥水之役堰呂梁水以利運漕蓋淮水以暫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慮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梁之隙用之以爲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洞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于淮合于河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流入于河隨河蓬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由潤水合以爲

今這道云

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滻裔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沙河卽今淮安府叔廟至新庄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陰惡

乃尋喬雖岳所開故道開濱江浦五十餘里置門
牘以通漕又於沿河一帶增壠以防走瀝蓄水以
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令以爲利

徽宗時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
岸舊有斗門水牘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比
多損壞詔檢計修復

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濱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
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
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
變雖若非人力可爲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
高郵之湖南起杭家觜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
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於湖之東面亘南北
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卽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
水牘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堅永

樂十九年加以轄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轄以木橋
實以輶土以備風浪網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
沿隄行人以率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
行鏡中然一觸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須臾刻之間橋
檣傾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于舊
隄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
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搭以固其勢
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輶包砌一如舊隄其中
舊有減水牚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蓄水於
內以行舟楫仍於外隄造減水牚以節水勢如此
則人力是以勝天天雖有迅歛之變人間有持循
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爲利益實

亦非

至元中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
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牚三

小

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

鄧文莊曰會通河之名始見于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

非若海运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运不罷

開初會通河故道脣在今濟寧在城縣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擣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

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

永樂初糧道由

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

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清

寧州同知濬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

河朝命工部宋尙書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

復故道又命刑部金侍郎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

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台縣閘場口以益漕河十

年宋尙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

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

湖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篠菜牽路樹柳

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竊推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勢而微用人爲以濟之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我朝修理而拓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則踰四百萬蓋十倍之矣宋人論汴水謂大禹疏鑿隋煬開明終爲宋人之用以爲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而謂天意輒在于宋非也若夫元之爲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朝之用其意彰彰矣

至元中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爲積水潭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通州

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寒清水口十二處置壩牶二十座節水通漕爲便明年河成賜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慄至是皆罷之

郎文莊曰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牶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况今廢墮已久慶豐以東諸牶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木潭卽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旣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數開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陸輓與河運利害畧亦相當故謹復元舊欲于城東鑿潭以容漕舟議通陸運欲開新路以達東輓此其大畧也

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塞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渠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

朝廷都臨燕東至于海西饑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爲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節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邢溝由邢溝達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沱潤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牕者卽元史所謂會源牕也泗沂沂

汝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爲牕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牕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而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頤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于海則流而渡由邢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頤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沂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京遼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曳邪來之沂遼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漳沱河之水通詒諸牕天井

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
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
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于南特此運
河以爲命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繁
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淮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
諸肺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
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
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弱
不湊旬可到爲

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面棄毋無面悔屯兵以爲
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

國朝自永樂遷都于北軍國之需皆仰給東南漕
運之法日益詳備歷代事例并運糧備所不能備
錄今摘其要者具列于后○永樂元年令于淮安
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糧入淮河沙河至陳
州魏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
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令

登壇必究

卷十一

三

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三年用綫者糧
儲官于天津衛拔北造露園一千四百所。五年
令山東布政司量起夫車將濟南府并濟寧州倉
糧運送德州候衛河船接運。十二年令湖廣造
漕舟二千隻歲于淮安倉支糧運赴北京其太倉
舊納糧悉改納淮安倉收貯。又令北京山東山
西河南中都直隸徐州等衛俱選官軍運糧各都
指揮一員統領。又令浙江都司并直隸衛分官
軍于淮安運糧至徐州置倉收固京衛官軍于徐
州運糧至德州置倉收固山東河南都司官軍於
德州運糧至通州交收淮安常盈倉徐州倉本部
各委主事一員監督收放其債運糧每石俱兩平
斛斗收放官軍償運止一尖一平定為例。又令
各衛所運糧官軍行糧每員名不分遠近俱支三
石。洪熙元年令官軍運糧船內許附載物貨資
船盤剝折耗之費。宣德二年令浙江江西湖廣
并直隸蘇松等府起赴淮安徐州倉糧撥民自運
赴通州倉其運糧軍士於淮安南京倉支達。四

年仍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時
淮安倉蘇松寧國池州廬州安慶廣德民運糧二
百七十四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
安揚州鳳陽及滁和二州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
貯臨青倉令官軍支運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
糧徑赴北京其價運軍糧量地遠近與糧多寡如
淮安上糧民船十抽其一徐州十三抽一臨清十
五抽一給與官軍兼漕缸運載。五年奏准運糧
官軍船南京中都留守及直隸衛所于淮安修理
山東等都司于臨清修理湖廣江西浙江都司皆
回原衛修理有司給與材料。又令河南南陽懷
慶汝寧三府糧運于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三府
糧運於德州倉交收。又令江南民倉兌撥附近
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
○六年奏准浙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等府
僉撥民丁及軍多衛所添撥軍士與見運軍士通
二十四萬分兩班更替備運○七年令官軍運糧
於附近府州縣水次交兌江南府州縣民運糧於

瓜洲淮安二處交兌河南所屬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淮洋船官軍領運○八年令兌運民糧

加耗湖廣每石入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

斗江北揚州淮安鳳陽五斗徐州四斗山東河南

三斗若民自運至淮安瓜洲等處兌軍者四斗○九年令漕運官軍有犯罰運淮安徐州倉糧赴京曠罪流罪五十石徒罪五等自四十石至十五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正統元年

奏准兌運糧務二月以裏兌完其加耗江北淮安

鳳陽四斗五升浙江蘇松等府民自運至瓜洲兌

運者三斗七升淮安者二斗餘如舊○又令浙江

湖廣江西山東河南中都留守司并南直隸各所

官軍行糧皆於本處官倉支給如倉無見在於存

留根內平斛兌支南京各衛於應天府原定各衛

秋糧內兌支舊支二石五斗今增爲二石七斗山

東河南北直隸路近者不增○三年令各衛所運

糧官有比貳違限者俱住俸於淮安倉步該運米

數赴京完納復職○又令犯罪罰運者仍運涿郡

之數無力者發機邊衛分。五年賞運糧官軍錢指揮八級千戶寄鎮庫六錠百戶所鎮庫五錠薦軍四錠印本處無錢許費本部勘合徐州遼南衛分于淮安所屬州縣開支徐州遼北衛分于衛輝府官庫開支。七年令淮寧官軍若一衛有數船遭風漂流皆委官覈實全衛改撥于通州及天津倉上納。八年令運糧船損壞撥附近地方產有物料于清江衛河提舉司修造每處工部差官一員監收督造各衛所仍差撥官軍蓋立局易補兼匠作用工及貼辦物料。九年令各處民糧每歲該起運京師之數先儘本都司衛所兌運其有不盡者布政司坐撥各府縣輪流運送于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倉交收。十三年令各處兌運民糧每二石與新舊席一領其淮安等處倉支運者每二石領墊倉舊席一領至京通二倉每百領除損壞止納七十領。又令兌軍糧料于東安等門并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兌京倉收六分遼州倉收四分支軍糧料于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倉關

支于通州倉收遼洋紅運于東店倉收十萬石并
南倉收五萬石。又令各處解納在京及通州倉
糧每石俱一尖一平斛收兩平斛放支民糧運霸
臨清淮安倉者每石俱一尖一平斛收兩平斛放
支官軍價運俱一尖一平斛支赴京通二倉交收
○又令湖廣江西浙江加耗俱六斗五升南京隸
五斗五升江北揚州淮安鳳陽四斗五升河南民
糧十蒲縣水次兌者四斗民自運至瓜淮等處兌
軍運者三斗其兌運料豆加耗亦准此例。十四
年令蘇州府委官督糧里及殷賚大戶人等自運
京儲旗軍退回屯守。景泰元年令蘇松常鎮等
府民糧自運至瓜洲兌軍者加耗四斗五升淮安
兌軍者四斗。七年令揚州遼南衛所運糧官軍
每員名支行糧三石淮安迤北衛所每員名二石
○天順四年令運糧官軍雜犯死罪者北流罪加
衲米三十石其八十石于淮安徐州倉支運。八
年令官軍運糧或遇風水不測損壞船糧若在百
里內者務要府州縣正官在百里外者許所在有

印信官司勘實結申總兵等官處如有詐妄罪坐
原勘官糧米仍依原定分數交納○成化元年奏
淮各處運糧旗軍各帶土產物貨河西務張家灣
等處免其稅課○三年令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
衛所并南京各衛俱于本處支行糧三石江北鳳
陽府入衛所并直隸廬州安慶六安滁州潤州壽
州儀真揚州八衛俱于淮安倉支米麥二石八斗
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滁州左六衛俱于徐州
倉支米麥二石六斗送洋船并南京水軍左等八
衛于南京各衛倉大河等五衛于淮安常盈倉山
東于臨清倉俱支米二石四斗德州天津等九衛
于德州倉支米二石○七年令運糧都指揮并把
總指揮軍伴于相應軍餘內撥二十名就令駕駁
俱照運糧單條一體開支行糧賞鈔○八年令運
糧至京倉北直隸并河南山東衛所限五月初一
日南直隸并鳳陽等衛所限七月初一日若遇江
支兌者限八月初一日浙江江西湖廣各司衛所
限九月初一日其把總都指揮及領運千百戶等

官違限二十日以上住俸戴罪儻渾若違三年違限者遞降一級二年不違限者量加獎異三年不違限者量加旌擢俱奉請定奪○九年奏准運轉官軍盤剝費用正糧不敷總督等官出帑印信支憑付把總官於大倉折草等項銀內借與完納下年照數送還○十六年令各處運糧通加耗一斗各把總官變賣時價解送清江衛河提舉司帑與官軍造船其有司木料并抽分木植價銀停止○二十年以河道淺阻運糧遲滯令所運糧已到者悉免廩廩每石加收耗米四斗未到者令在京衛所官軍人等于通州張家灣等處地方臨布預支三箇月每石加腳價米三升河西務七升其廩糧每石兌運該收耗米五升并免廩米四升俱作正數放支如無本色者每斗折銀五分送太倉庫其兌之未盡者俱于通州倉上納○二十一年令每年本部差官一員于山東河南南京差官四員正官并分巡分守管糧官將原會兌軍糧米徵完于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地方督同各司府州縣

俱限十二月以奏運赴原定處次倉交兌不完者各管運官住俸次年正月終不完者革去冠帶經該官吏并管糧委官擊問若民糧已到領兌官軍來遲或刁難者領運官參照○又令運糧把總等官每年糧完清查欠貸旗軍閭糧巡倉御史及本部藍督委官處不分違近年分止依律加息三分償還其各衛所官借銀千兩以上者革去冠帶五千兩者住俸萬兩降一級不許管軍管事若運糧俱完不欠債至六年之上者計總兵等官具奏把總都指揮及衛所千百戶等官俱量陞一級○成化二十三年令改造遼洋運船爲濱船從新河價運其該運糧并人夫亦照濱船例均減每船旗軍十名○宏治二年奏准漕運糧遭風漂流者勘齊具奏將發運京倉拔除通州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省脚價米一斗正糧照例加耗所省米兩平收受以補漂流之數○五年令運糧官旗船價銀但係三年以前者盡爲革罷近年者止照律出息若放債之家倚勢逼放及擅執官軍官

掠羅賣官糧准折者軍發邊遠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果有窮困衛所缺少牌價者許于太倉量借銀兩完納候下年照數送還。十二年奏准自天津該運京通二倉糧儲脚價不敷計令太倉銀庫借用如把總等官縱容旗軍花費及私下還債以監守自盜論罪立功滿日帶俸差操債主以監官物論罪勢豪官員奏請發落家人作富發廣西烟瘴衛分充軍○又勅本部侍郎一員會漕運總督等官令本部原委郎中并收糧主事分投催債糧紅如遇親王黃紅二隻經過一時回避外其餘王府各船務令兩岸分行搭牽不許混折以稱糧運○十三年奏准官軍漕運將正耗糧米照數交兌不許折收輕費及中途羅賣違者軍隊欠十石小旗欠五十石總旗欠一百石以上者俱開發邊衛府照百戶欠三百石千戶欠五百石指揮欠一千石把總指揮等官欠三千石以上俱開發原衛庫俸差操若總欠數多總督漕運總兵等官另行奏請定奪原賣官糧責付領運交納所得價銀入

巡漕御史馬公 奏疏爲振積習以裨國計事

一訓練漕卒以防不虞竊惟

國家輓漕用軍而統之以材官總之以勳帥蓋示寓兵于漕之意爲慮至深遠也邇來承平日久此意浸微官軍全不知兵敵器咸稱虛具此在平居無事旣不思爲未然之防一遇中途有警將何以禦卒然之變是不幾于以漕予敵哉如正德年間流賊出沒江洋糧艘大半燶燶此往事可鑒已矧今

島夷匪茹震鄰之恐甚切礪徒潛伺腹心之患更
殷一切防禦事宜誠不容緩臣見旗軍外水中強
健者甚多若教以兵法角以藝能總計全漕可得
勝兵十萬人但器械責以自備恐疲兵力有難支
終屬虛文無裨實用似當官爲處給者如蒙

勅下該部咨行漕運衙門通行七省直兵糧道查議
勅支何項官銀將所屬衛所每幫辦給牙旗每缸
給利刀長鎗銃砲弓矢務要可用併在船鑼鈴鼓
吹置立文簿歲令運官交接稽查督責旗軍時加

修整仍聽巡漕御史督責各把總運官或遇守關
阻風乘暇訓練教以擊刺之方作其勇敢之氣如
是則隨幫有備到處皆兵無事則爲鳴榔擊楫之
夫有事則爲荷戈挽強之眾無論漕船永保而折
衝亦有賴矣此在平時尙當講求其於今日尤爲
急務誠不可泄泄緩視之也

漕運總兵新建伯王公 奏疏

一爲倭警日急新運可虞敬陳防護事宜以圖萬
全事一責成分押以肅部伍照得漕屬十三把總

分隸一百三十一衛所軍船派定六省直水次兌
完閒行各幫前後參差不齊如前幫屬淮安總次
幫屬揚州總再次屬南京江浙等總勢不能以全
總之船首尾相聯一處在平時各總到淮不過分
地分幫催儂而已今既有徵若不申明責成終屬
故事合無以後各把總候兌完日到淮漕司照依
舊規酌派若干幫缸不拘本總別總所屬官軍悉
聽約束無事則催儂牽挽阻泊則簡練技藝遇徵
則相機調度敢有抗違不用命者千百戶徑聽責

治指揮叅呈漕司提究旗軍畏縮渙散者並聽處
以軍法如該總因循怠惰致有疎虞聽臣與總督
漕臣巡漕御史叅奏又思有罰必有賞而後人心
畏威懷惠方能奮立事功合無准動漕運官銀若
于兩解發漕儲道收貯遇有臨敵擒斬賊級者悉
照征倭賞各充賞或能設伏出奇却敵全運者定
依首功職官一體叙薦如此則鼓舞有權事或有
濟矣

王鳴鶴曰漕運之制最爲詳備有可言者惟衛所

設官軍駕運船原意行則擰挽止則操練一遇地
方有變保此漕糧於無虞也今則不然額軍逃故
不思勾補乃以軍糧募市人代駕其應募者謂之
外水倏然有事則無所顧忌極有棄舡而走耳能
攘臂爭出以護糧運者誰耶正德中河北之寇焚
舟刦糧往事可鑒今尙沿襲故弊未加振刷旣不
實軍伍又不備器械自瓜儀抵京計二千四百餘
里茲值倭虜外擾盜可虞之會敢復因循頃諳
漕臺奏疏謂能教練漕卒計七省可得勝兵十萬

有奇眞足食足兵之勝算振起二百年旣頽之氣
補於國家豈小小哉

河源圖說

星宿海

巨澤

同碑

古南直四川馬湖縣
西河源出性
南山其地大
山峻嶺巍巍
千里水流五
百條直注也
西河
河源

諸之正西三千餘里
至南陽王寶城河之
西去一千五百餘里
南流數千餘里
南二千餘里水從地
涌出八井其計百餘
里北流百餘里源為
大洛門水源周延
南流數千餘里源為
五百七里源三百餘
名南流經見

黃河源自星宿海至
崑崙積石荒遠未覈
考積石而下其流有
常禹貢曰導河積石
至龍門南至於華陰
東至於底柱又東至
於孟津東過洛汭至
於大伾北過洚水至
於大陸又北措為九
河同為逆河入於海
舊跡如此自時厥後
還變不一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懷里火秃河

源自南山正

北偏西流入

百餘里與黃

懷里河

河合

撒思家卽
闢闢提地

二地相屬

冬夏不消土人
云遠年成冰時
六月見之



崑崙迤西人少山

多南山皆不峻峻

水溢散漫獸有毛

牛野馬狼豹獐羊

之類其山東益高

地益漸下岸洋狹

隘有狐可躍而越

印麻哈地
番名亦耳
麻不莫刺
其山高峻
非常難越
直五百餘
里河隨山
足東流



哈刺別里
赤兒四達
之衝也多
寇盜有官
兵鎮之

思河源自
西入
鐵勒積之
北正北流
入黃河

懷里火

河

河合

源自南山正
北偏西流入
百餘里與黃







烏海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蘭州

過小渡至鳴沙河應吉里州正東

金臨洮府



金夏



塞夏東南行卽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漠地南北

閻溪細流旁貫只知紀山皆草石至

精石方林木鬱茂世有河九折彼地有折著乞里馬出貴德必赤里也

正南流保德州又逕臨州凡千里條與乾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吉當州東南流

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

受降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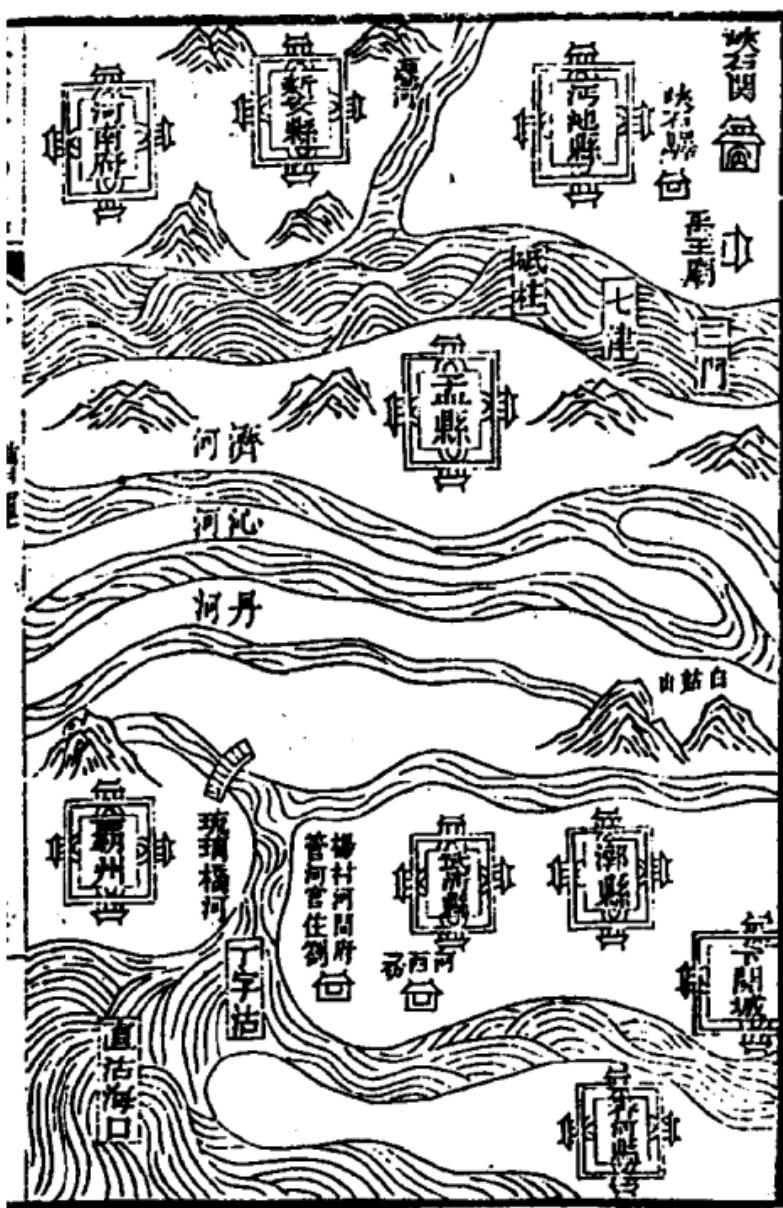
黑水西流

州撫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野龐河河西嶺山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登壇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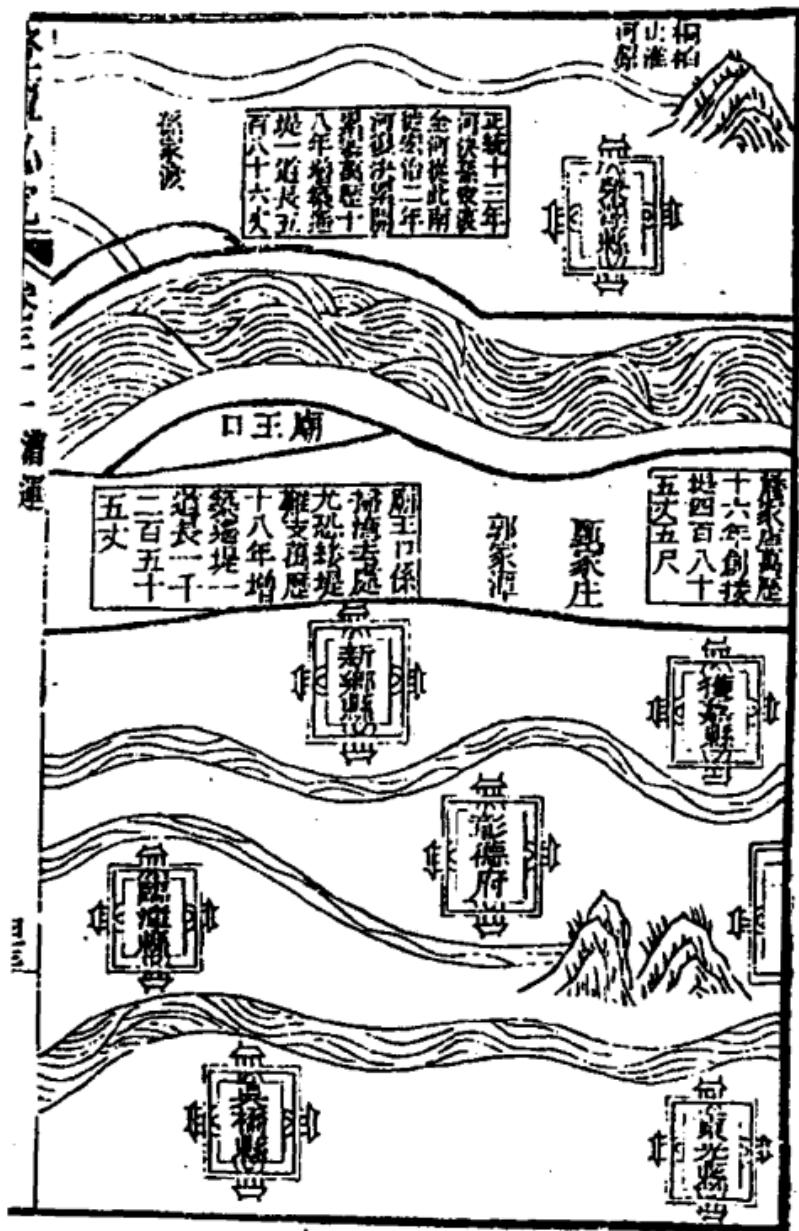
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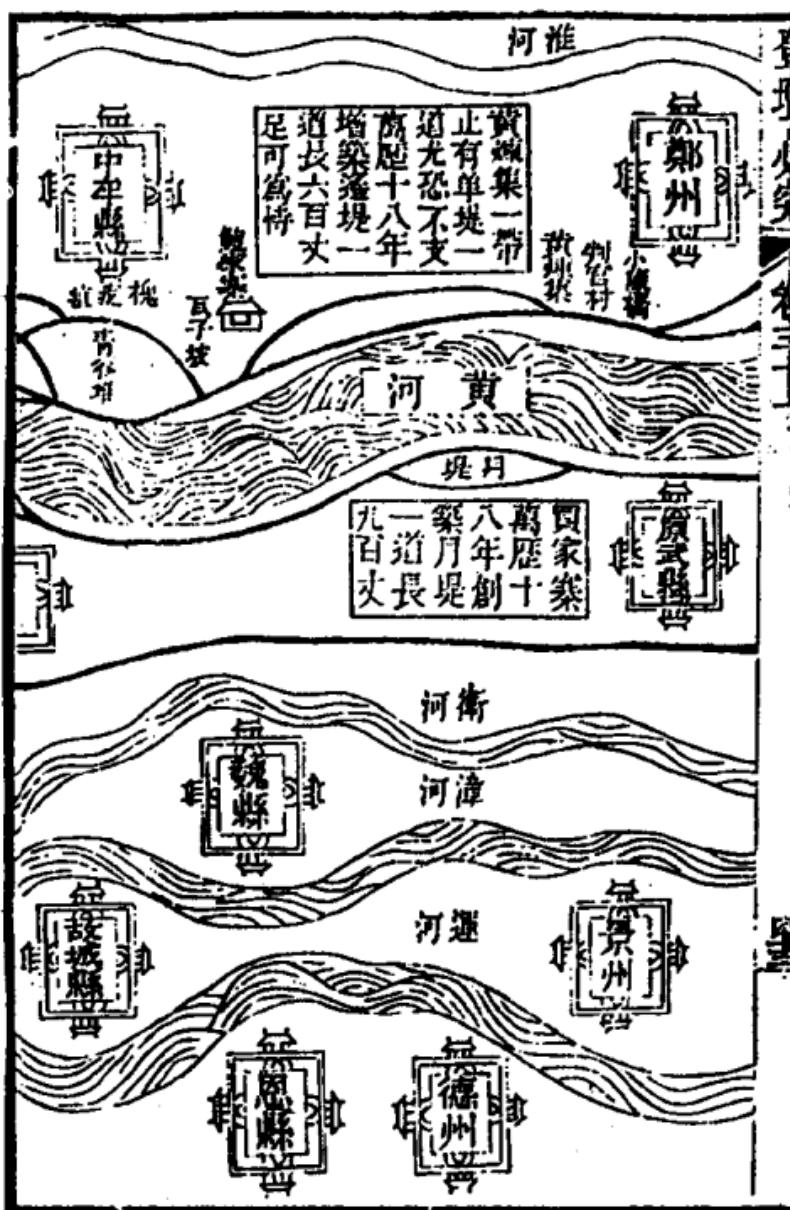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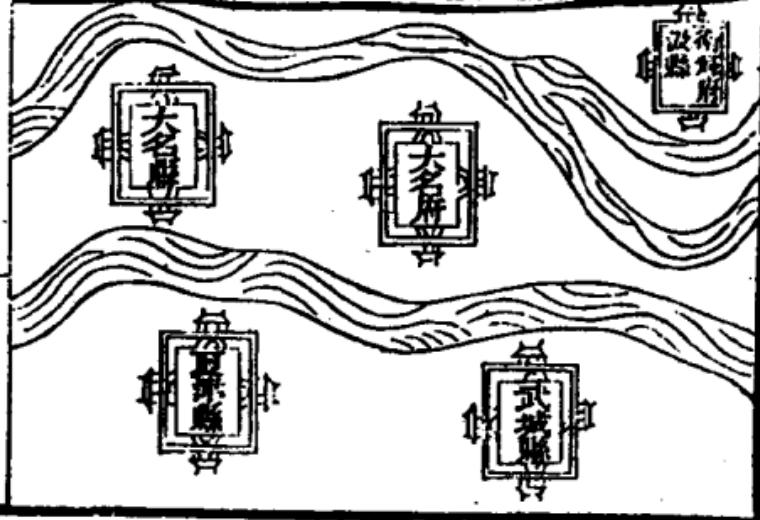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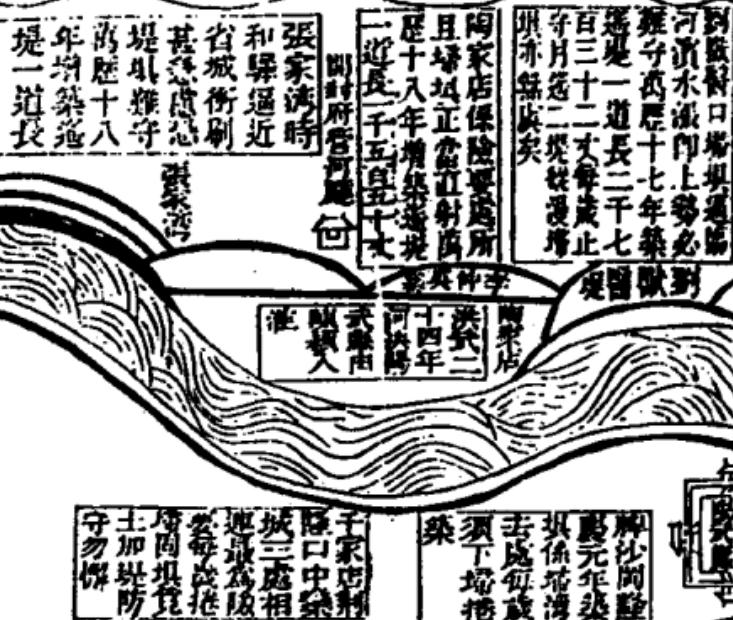












一千五
大水門
暴自可為
特矣

時和驛

開封府
祥符縣

克伯周至埽頭二
碑止有单堤一道
尤恐衝潰黃水奔
日爲患相阿萬區
十八年增築遙規
一道長二千九百三
丈可恃無虞矣

縣界堤綫所六圍
起符年築水自水

利潤口密治
五年又決河
東二縣被淹
七年河决之十
子九年長二
開封府管河縣



河決嘉靖二十四年
守馬家口西連
城利陘口每歲加修
堤防東速

集橋陳

利豐村



濟南府

濟南縣



濟寧縣

新開上閘

臨清州

板閘



臨清縣

嘉祥縣

梁家鄉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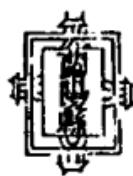
濟寧縣

東昌府



東昌縣





嘉靖十三年河復
決趙皮寨入淮水
年忽自夏邑縣太
邱回村等集銜數
口轉行東北流經
蕭縣仍出徐州小
浮橋下濟二洪趙
皮寨不久亦淤嘉
靖十九年河決野
雞岡由渴河入淮
景高口支河引水

嘉靖七年閏趙皮
寨殺帶河河水分勢

趙皮寨

寺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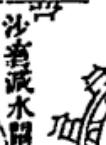
樊家店

張村集



馬坊營係
插溝去處
九恐樓堤
雅支今於
背後砌築
月堤一道
墻垣歲加
修防可恃
無虞矣

長垣縣



沙消故道
淤積至停
成河遇春
啟板濟通

沙消減水開

荆門縣
荆門平定



荆門上開

樊家廟閣



黃河濱道

五里橋

出徐州濟洪閥二
年亦淤

本常晉

萬歷十七年河
由李景高口決
出衛葛田月堤
入睢陳故道尋
印塞之十八年
自趙皮寨起至
本口湖築遙堤
一道長二千三
百五十九丈

煤城日
堤最緊
爲突去處
歲宜下
廟邊堵
以義之

黃營

泇運河

安山

安山湖萬歷十
七年題修土堤

共長四千三百二

十丈又於仰蛇

溝八里澗延閘

二座以便蓄泄

可為濟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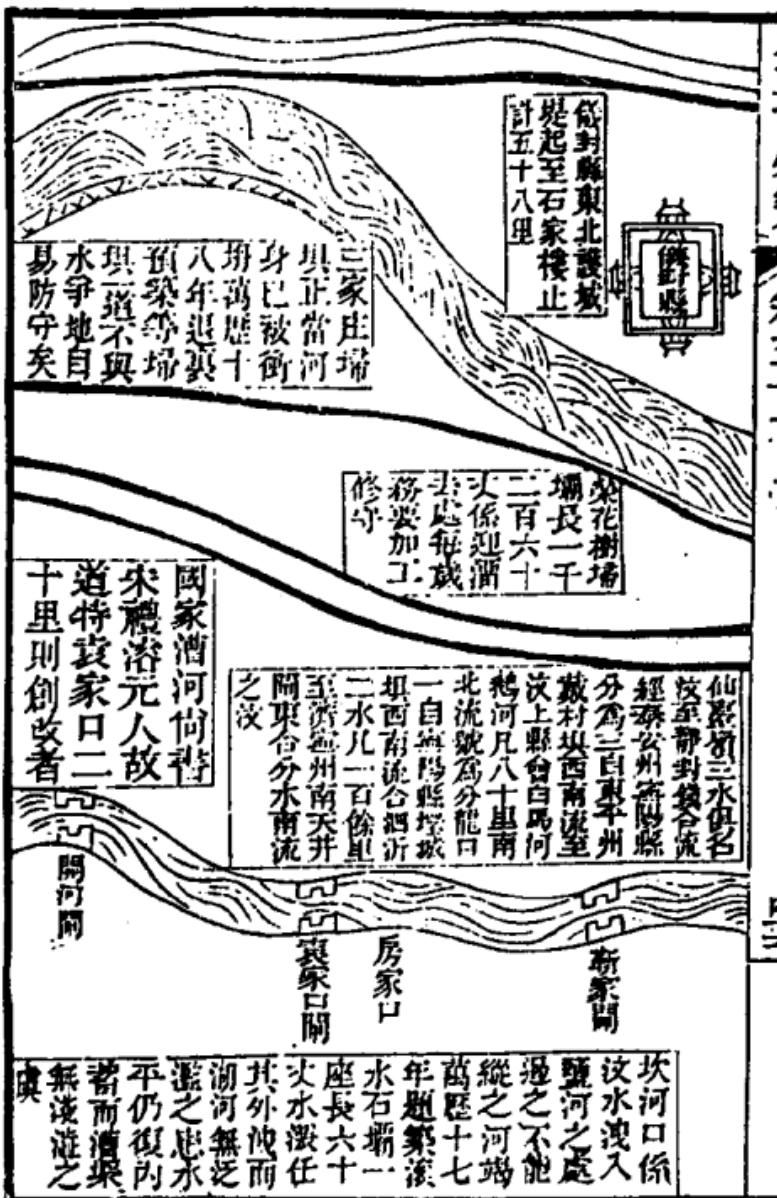
八里溝

金運通
所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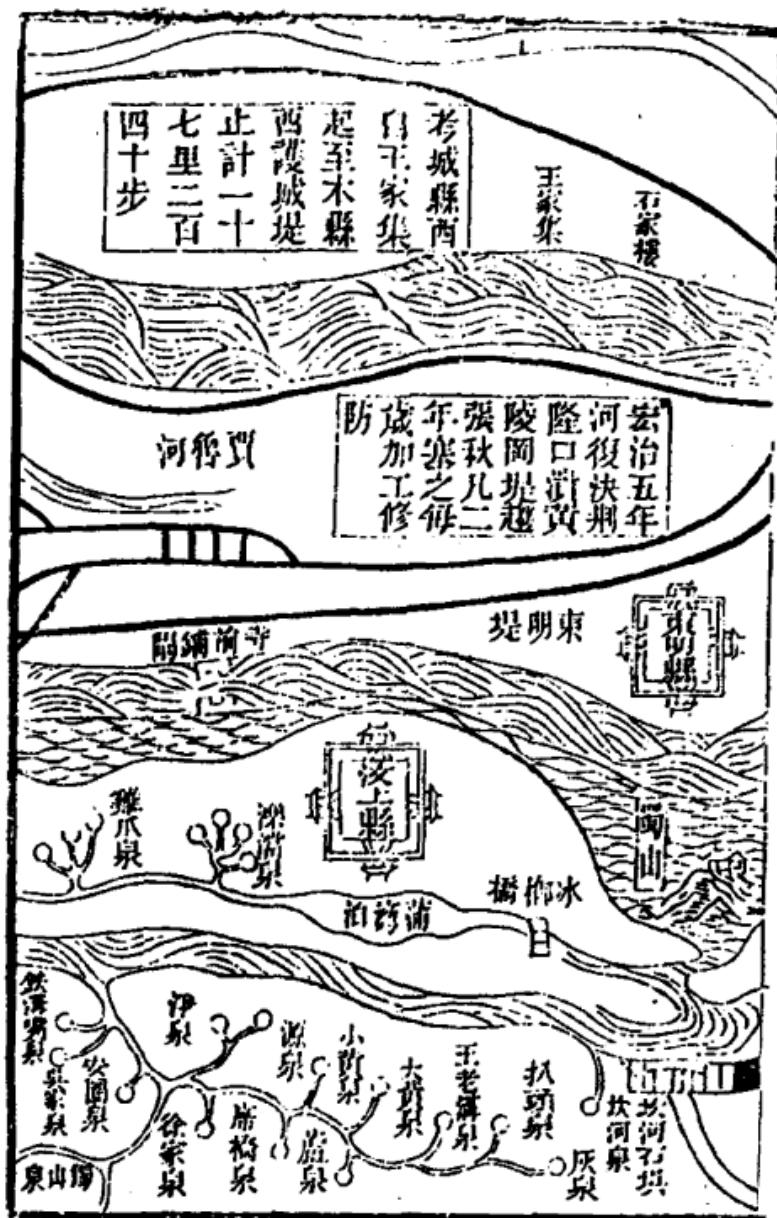
東萊蕪縣原
山之陰一
本縣寨子村
一出太山之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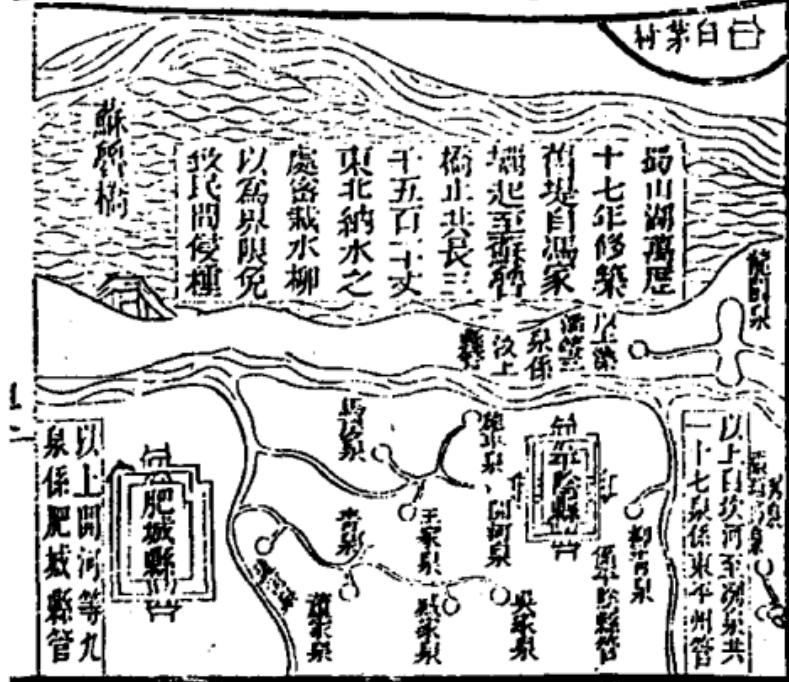
安山關

嘉靖州
印









築防守

堽城坝

馬賣溝泉

元人分水於堽城
我朝宋禮於此築

堽城坝乃老人白
英所陳至今記之
仍復其家

陳隆庄
李秀版



堽城老堤

子城口

魯泉站

金馬庄泉
古泉

柳泉

青川驛

堽城關

青川驛

胡家溝泉
龍王泉
狗跑泉
水磨泉
胡迷嘴泉
范增泉
吳泉
新登泉

麥子溝泉
北演泉

廟角泉

木場溝泉
李通

泰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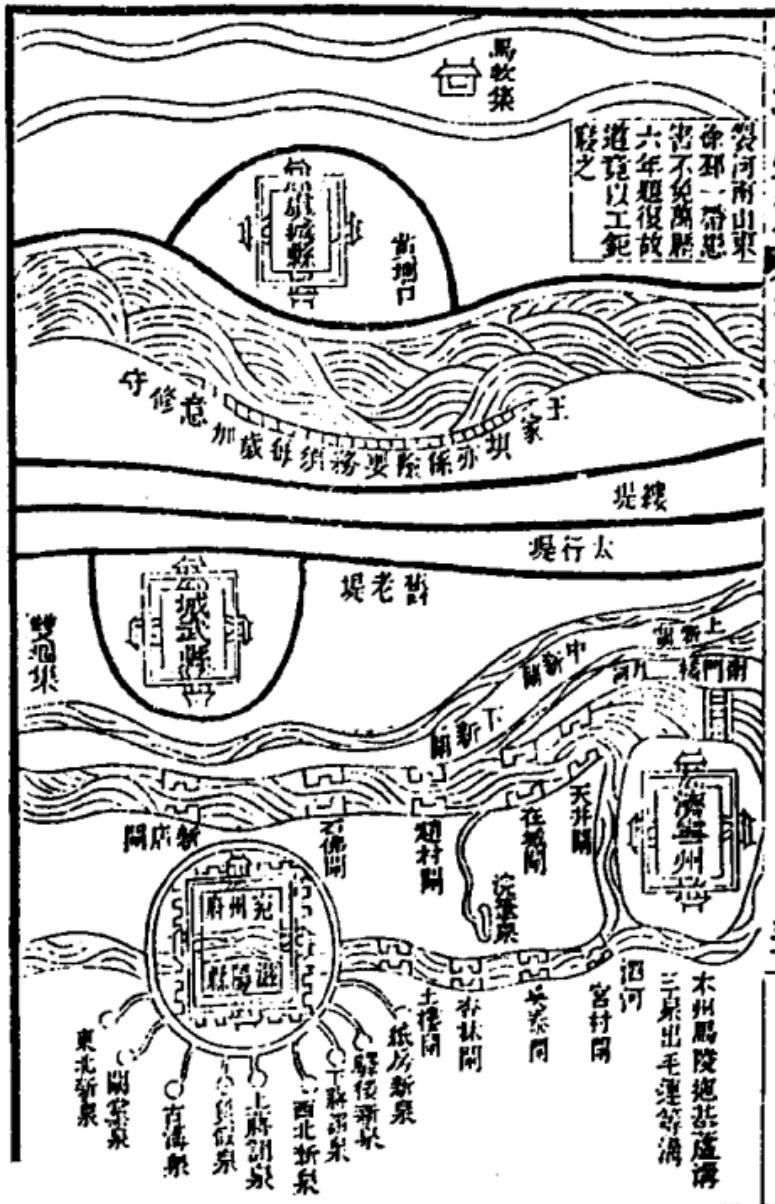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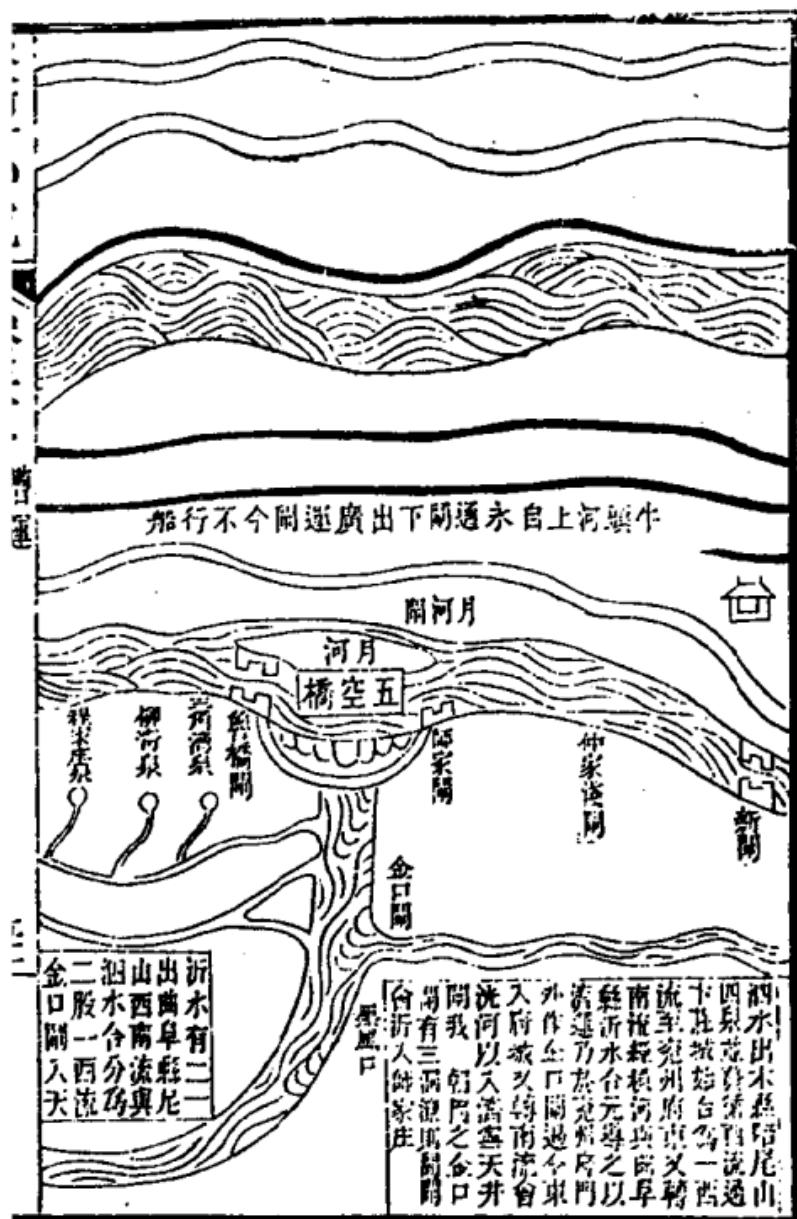




襄河南山東
海縣一帶患
害不免萬歷
六年題復故
道竟以工鉛

襄河南山東
海縣一帶患
害不免萬歷
六年題復故
道竟以工鉛





登壇必究
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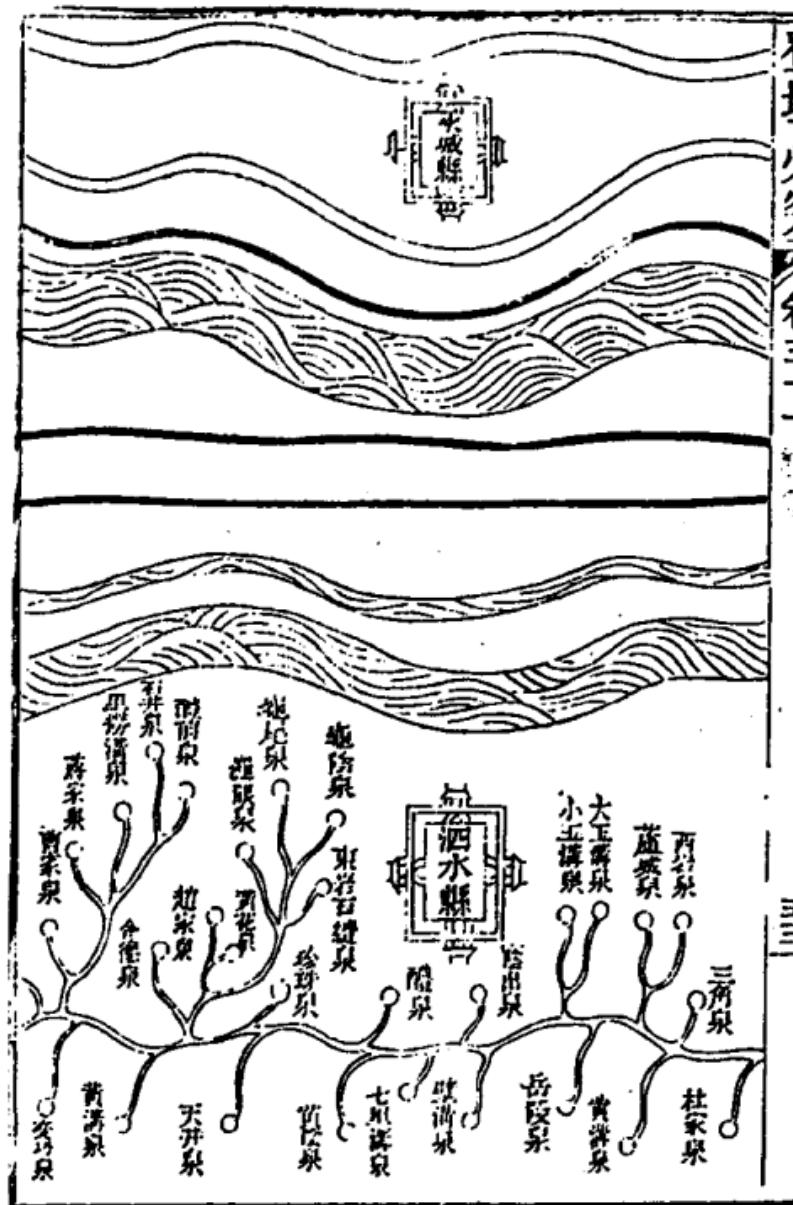
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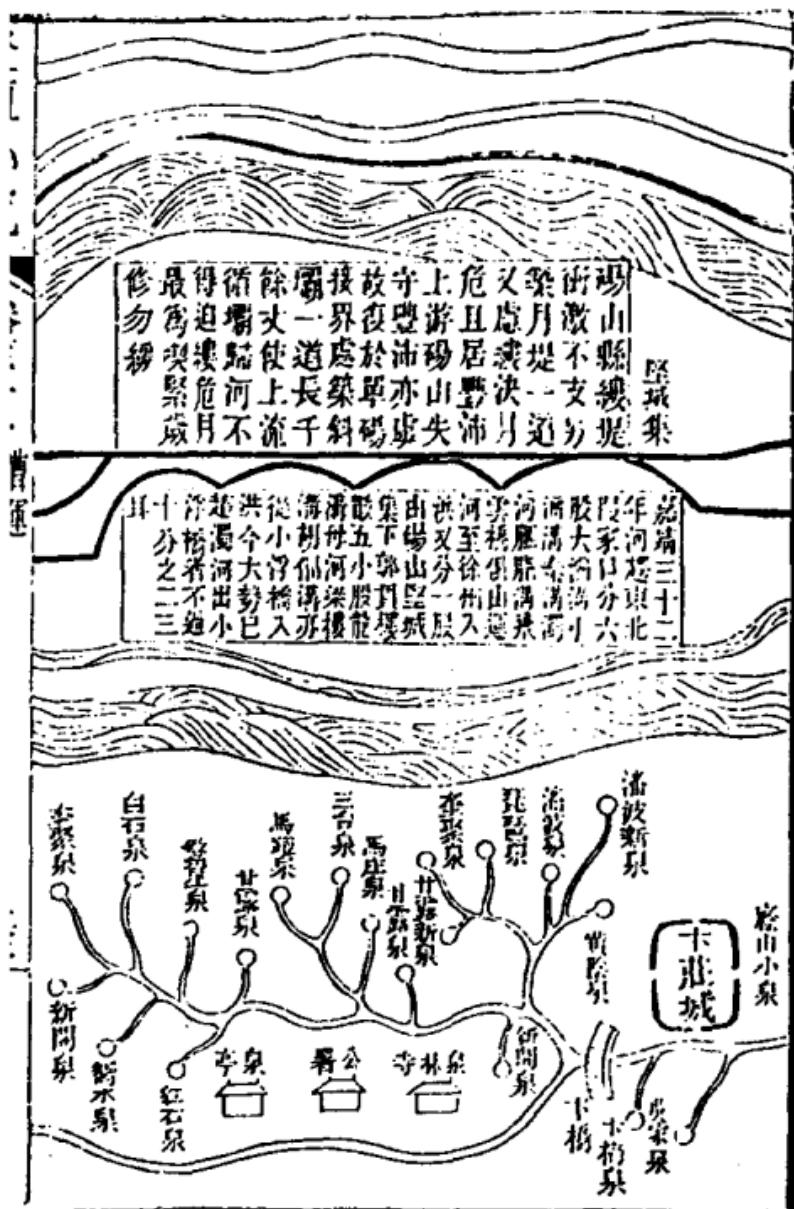
井一會酒水

下師家庄











隆慶六年
自河南祥符縣起創築南岸綫水堤至直隸碭山縣止



本縣主簿
任市力印



豐縣南水
河月堤每
被浸澗萬
歷十七年清
堤一道長河水
又添築月堤
丈每歲加
修勿忘
二千五百

珠林關
沙河改開
水大支
入趙溝道內
河一會山湖
等泉會於
獨山會房辛

翟家墳
皇廟過沙
水上流出支
河會趙溝泉
注南陽湖

珠林關

支河

龍虎泉

白田泉

黃源泉

三井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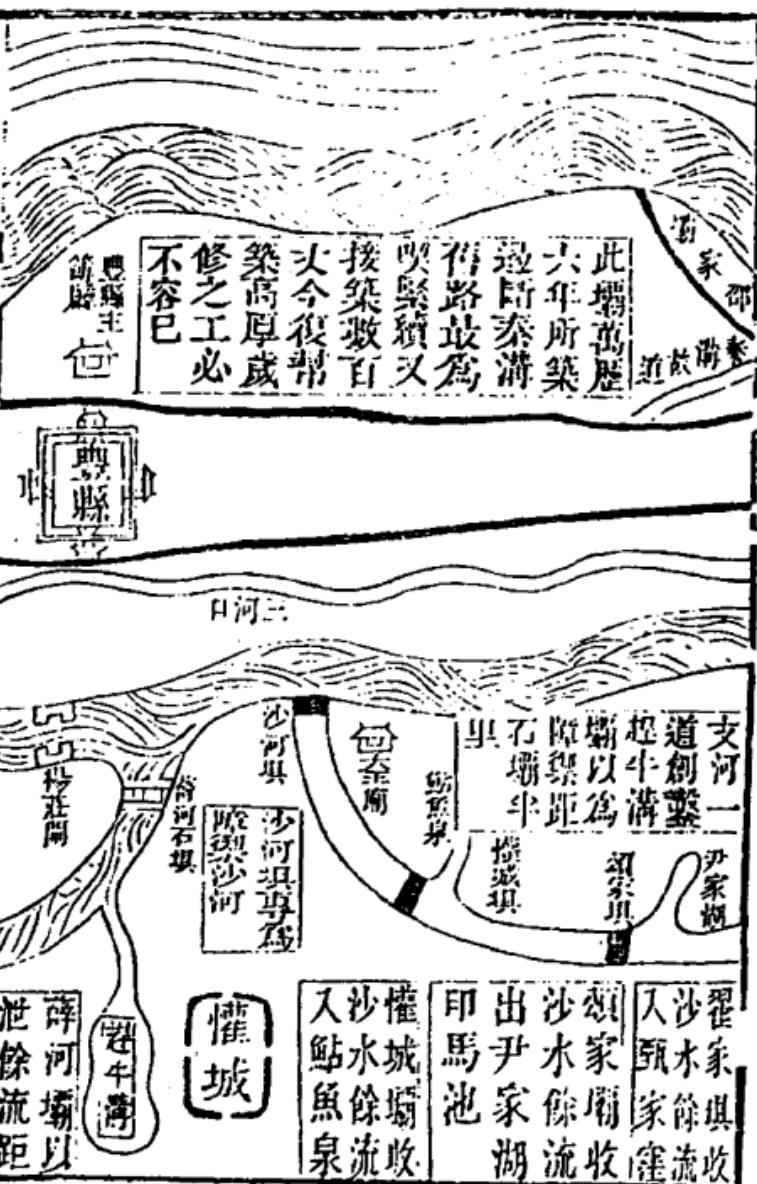
以上三里等十
八泉係勝勝管

雨石橋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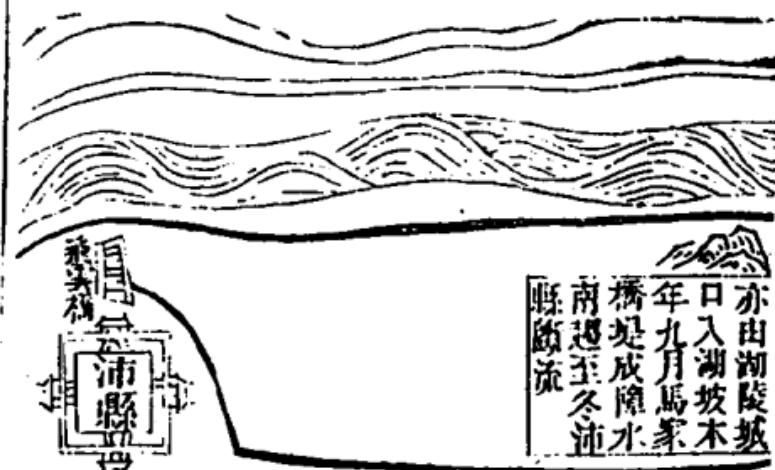
佐庄泉

荆溝泉

玉花泉







金河漕關說上

正德四年河決沛

縣飛雲橋入運河

清八年飛雲橋水

北徙黃華谷亭舟

行開西

河至此接

泇口新

泇河

泇城關

嘉靖四十四年黃

水異常

鄭州潁水

不全河遂行泛濫

白沙河至徐州金

河俱入北股至曹

韓紫林集以下向

北分二形南一勝

急浦縣虎山楊家

致入安溝至徐北

一殷達豐縣華山

向東北由三教堂

出於張橋分十三

股至湖陵武口散

泄湖拔達徐縣洪

六年府氣壤水長

壅捍之水不北侵

萬歷六年樂都縣

嘉靖四十四年黃

水異常

鄭州潁水

不全河遂行泛濫

白沙河至徐州金

河俱入北股至曹

韓紫林集以下向

北分二形南一勝

急浦縣虎山楊家

致入安溝至徐北

一殷達豐縣華山

向東北由三教堂

出於張橋分十三

股至湖陵武口散

泄湖拔達徐縣洪

六年府氣壤水長

壅捍之水不北侵

萬歷六年樂都縣

嘉靖四十四年黃

水異常

鄭州潁水

不全河遂行泛濫

白沙河至徐州金

河俱入北股至曹

韓紫林集以下向

北分二形南一勝

急浦縣虎山楊家

致入安溝至徐北

一殷達豐縣華山

向東北由三教堂

出於張橋分十三

股至湖陵武口散

泄湖拔達徐縣洪

六年府氣壤水長

壅捍之水不北侵

萬歷六年樂都縣

嘉靖四十四年黃

水異常

鄭州潁水

不全河遂行泛濫

白沙河至徐州金

河俱入北股至曹

韓紫林集以下向

北分二形南一勝

急浦縣虎山楊家

致入安溝至徐北

一殷達豐縣華山

向東北由三教堂

出於張橋分十三

股至湖陵武口散

泄湖拔達徐縣洪

六年府氣壤水長

壅捍之水不北侵

萬歷六年樂都縣

嘉靖四十四年黃

水異常

鄭州潁水

不全河遂行泛濫

白沙河至徐州金

河俱入北股至曹

韓紫林集以下向

北分二形南一勝

急浦縣虎山楊家

致入安溝至徐北

一殷達豐縣華山

向東北由三教堂

出於張橋分十三

股至湖陵武口散

泄湖拔達徐縣洪

六年府氣壤水長

壅捍之水不北侵

萬歷六年樂都縣

嘉靖四十四年黃

水異常

鄭州潁水

不全河遂行泛濫

白沙河至徐州金

河俱入北股至曹

韓紫林集以下向

北分二形南一勝

急浦縣虎山楊家

致入安溝至徐北

一殷達豐縣華山

向東北由三教堂

出於張橋分十三

股至湖陵武口散

泄湖拔達徐縣洪

六年府氣壤水長

壅捍之水不北侵

萬歷六年樂都縣

嘉靖四十四年黃

水異常

鄭州潁水

不全河遂行泛濫

白沙河至徐州金

河俱入北股至曹

韓紫林集以下向

北分二形南一勝

急浦縣虎山楊家

致入安溝至徐北

一殷達豐縣華山

向東北由三教堂

出於張橋分十三

股至湖陵武口散

泄湖拔達徐縣洪

六年府氣壤水長

壅捍之水不北侵

萬歷六年樂都縣

黃家閘

張莊湖

陸慶二年題議

雷城倒口屯兩

岸包石堤

泇口石堤

分墊

白蘭城至
茶城嘉靖
四十四年
開復凡五
十五里

泇口湖

城至境山新舊相
接擣築始通又創

築東岸堤五十三
哩過水順流

雷侯廟





出三分之二





止字至遙堤

徐州

其尺八丈八千五百八萬二長計鋪字至頭山三

萬曆十八年新築房號

徐州下河

房村

河口

列台

宿州

田地一望成湖
而正河坐此淤
蓋以致水發則
舟行市中民樓
山頂蓋由護堤
東水太急必難
免於衝漕自南
岸逐堤築成籠
圍寬廣縱遇泛
濶水力淺緩易
於防守河渠可
免淤墊民田免
渰沒矣

河口

辰河

癸河

月河

日河

荒河

何河

世河

水落仍歸正
河見在興舉

堤邊岸北

道采地山於隨地但一遂正河廣濶黃水
可高至土上決滻灌河口入禁家店
為堤處游今隨崩障長斷徐那
恃一朝山長護築溝之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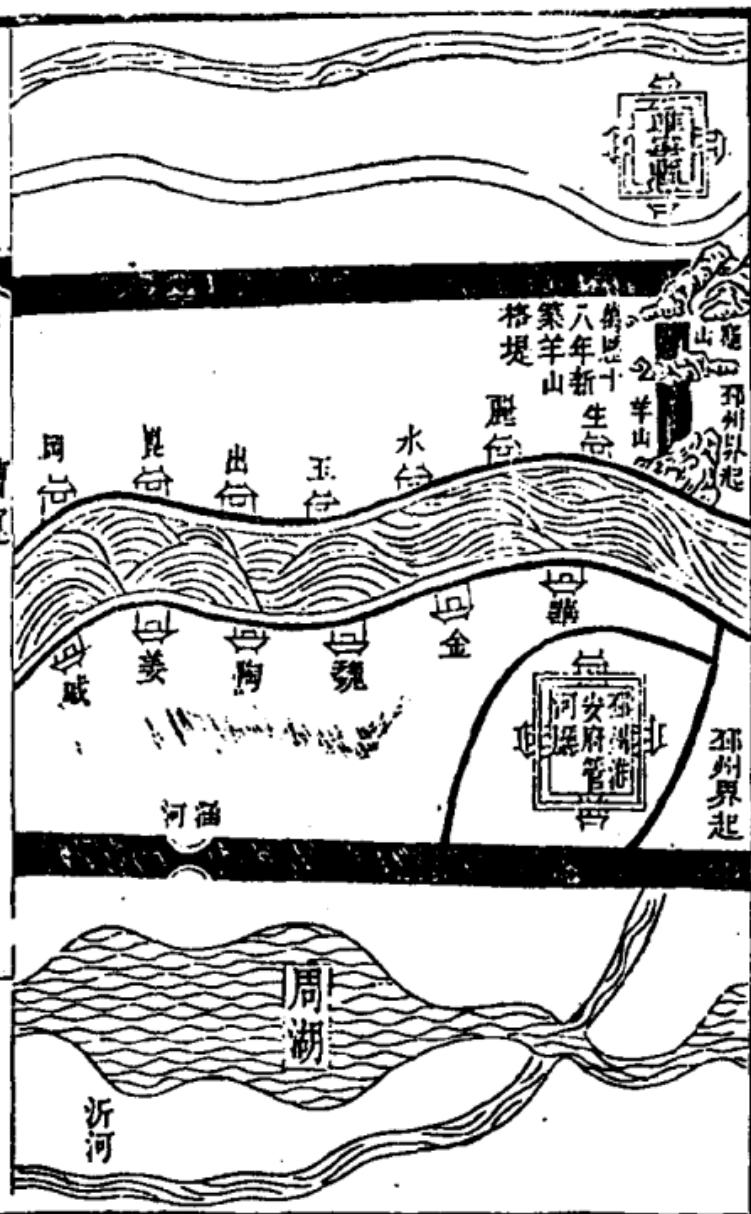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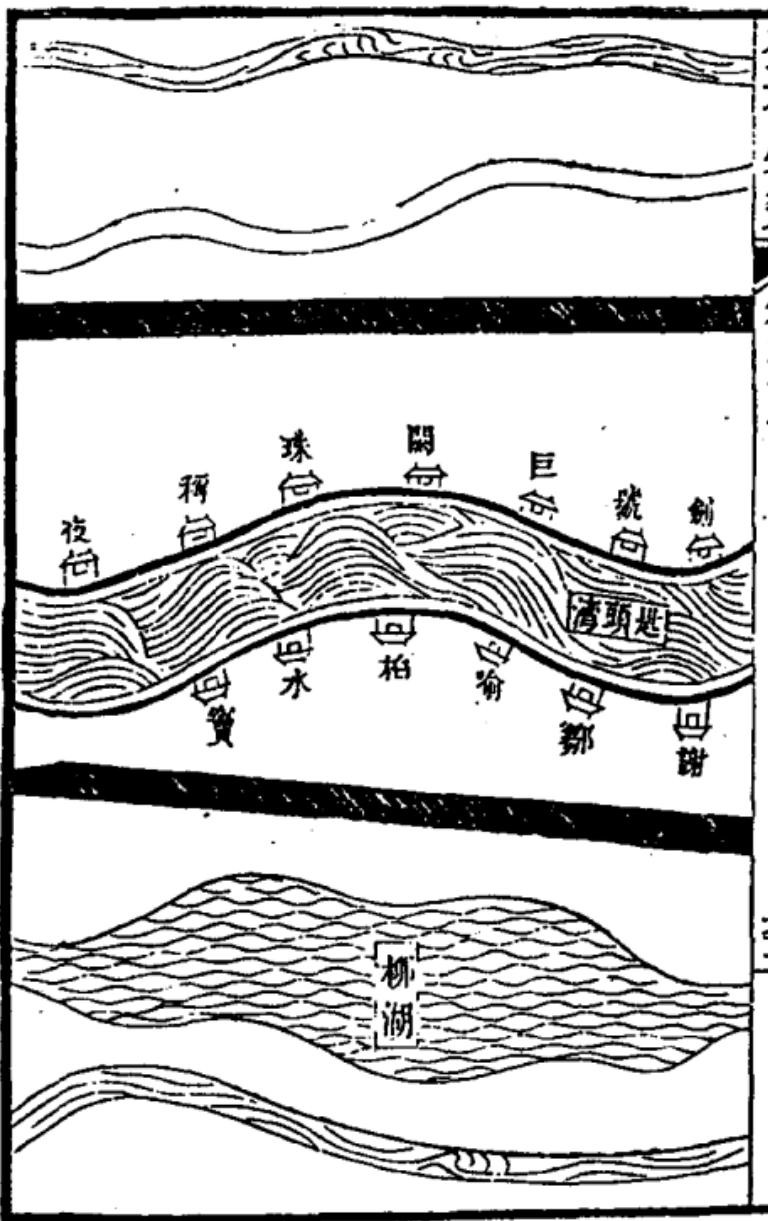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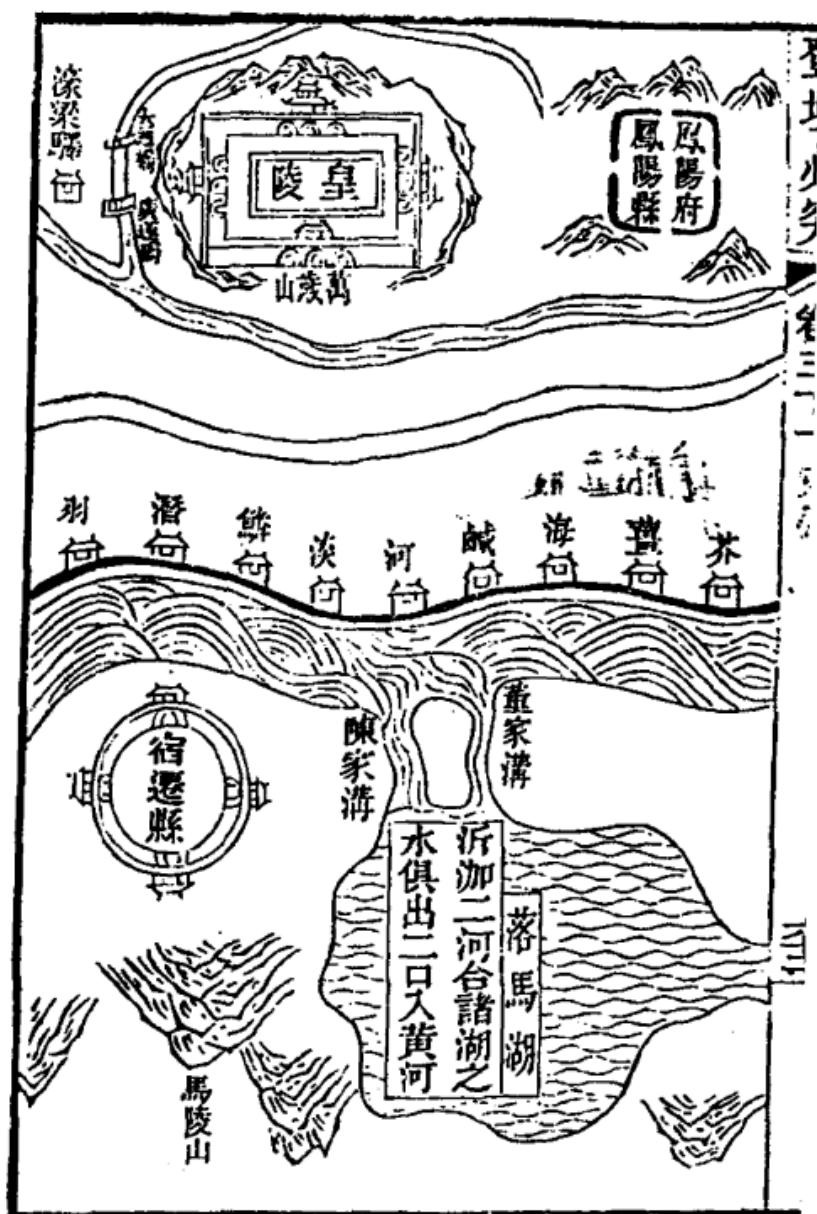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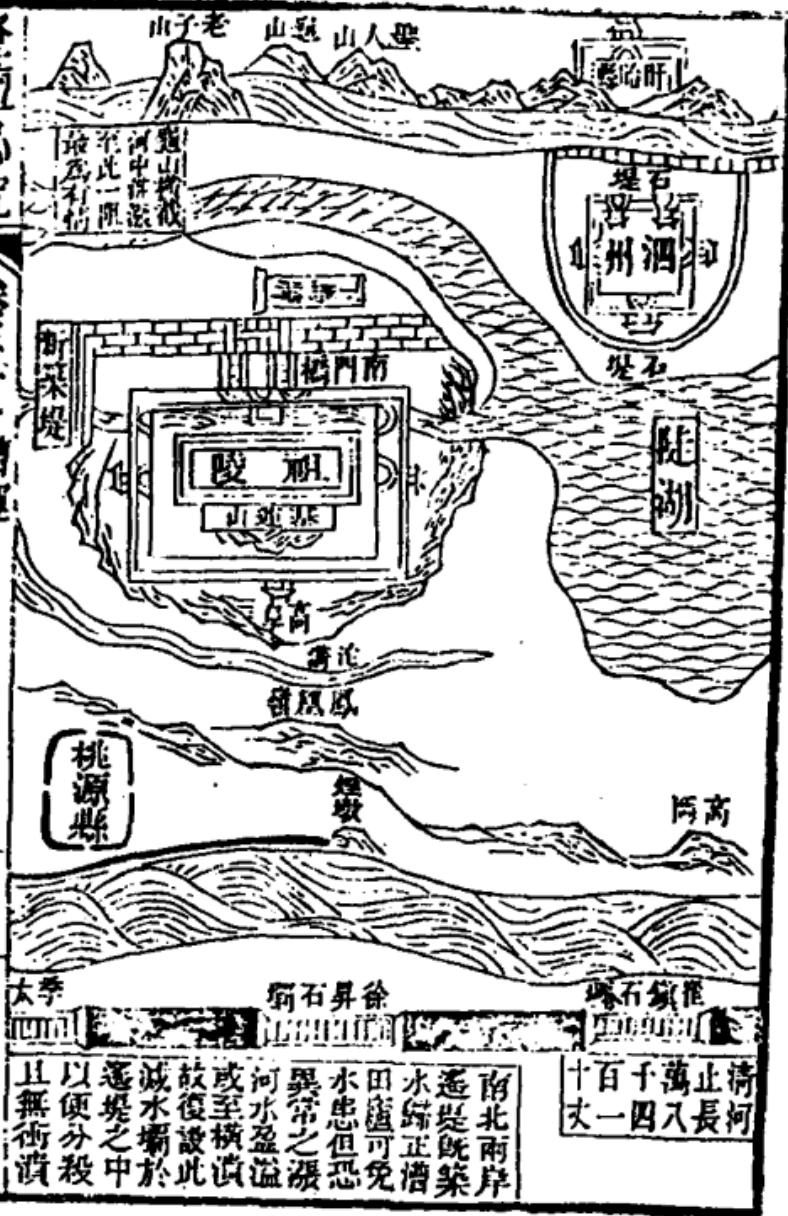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十

清運

壬酉





遙堤之慮
季太徐昇
三義三霸
之意皆然
而俱設北
岸者以其
從灌口入
海之順也

城吳

壩石義三

清河縣

桃源縣界止
清河縣界起

前此淮水從王簡
張福二口汝入黃
河致分淮水之功
而清口淤淺且黃
無所出黃無所入
入淮今築堤捍入淮
而清口之力專矣

腰鋪
桃源縣界止
清河縣界起

大河直下淮水南流
北岸俱築堵堤而南
岸因馬陵坡高而橫
築斜堤一道兩堤交
來自無奪河之患矣

河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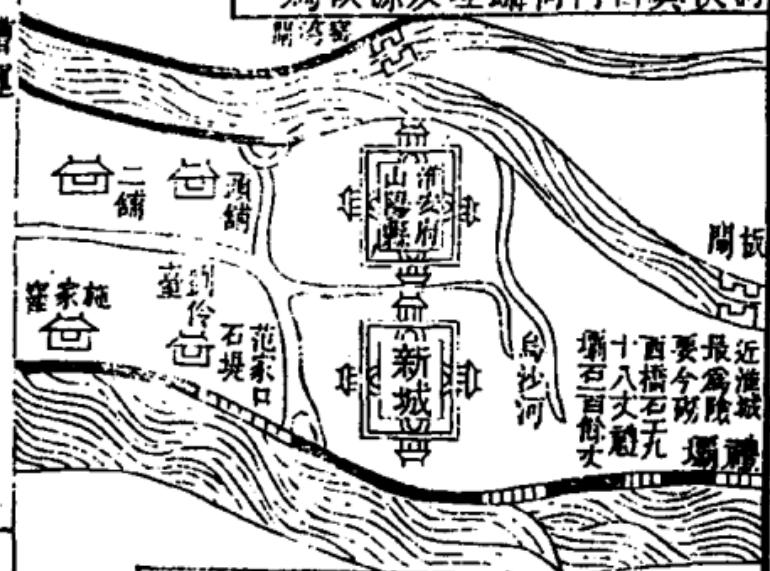


水道不免加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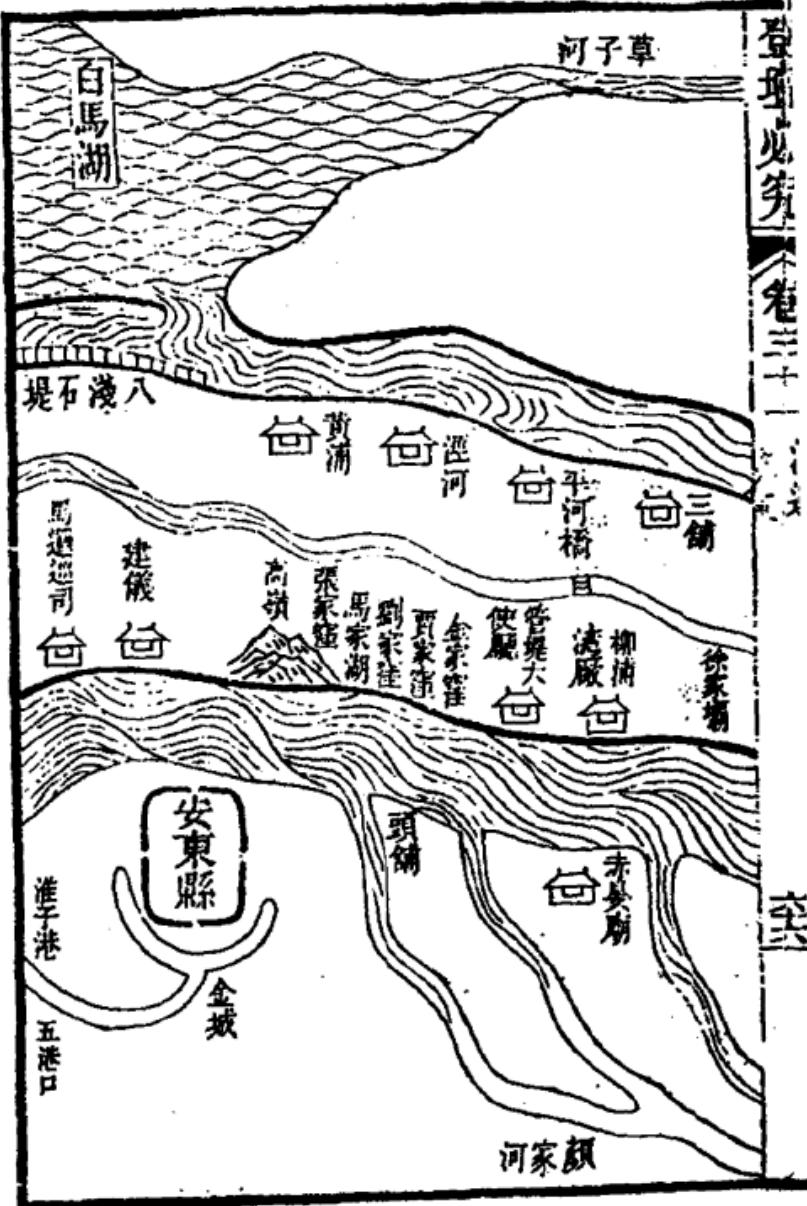
高堰居淮安城之西南隅
去郡城四十里而堰內爲
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
腴堰外爲阜陵洪澤等湖
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
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
縣出雲梯閘以達于海此
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外
何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
發則及堰址秦周以前無
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防
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
大葺之淮揚特以爲安者
三百餘年歲久猶食商私
賦者利其直達以免閑津
鑿許往往溢決之至隆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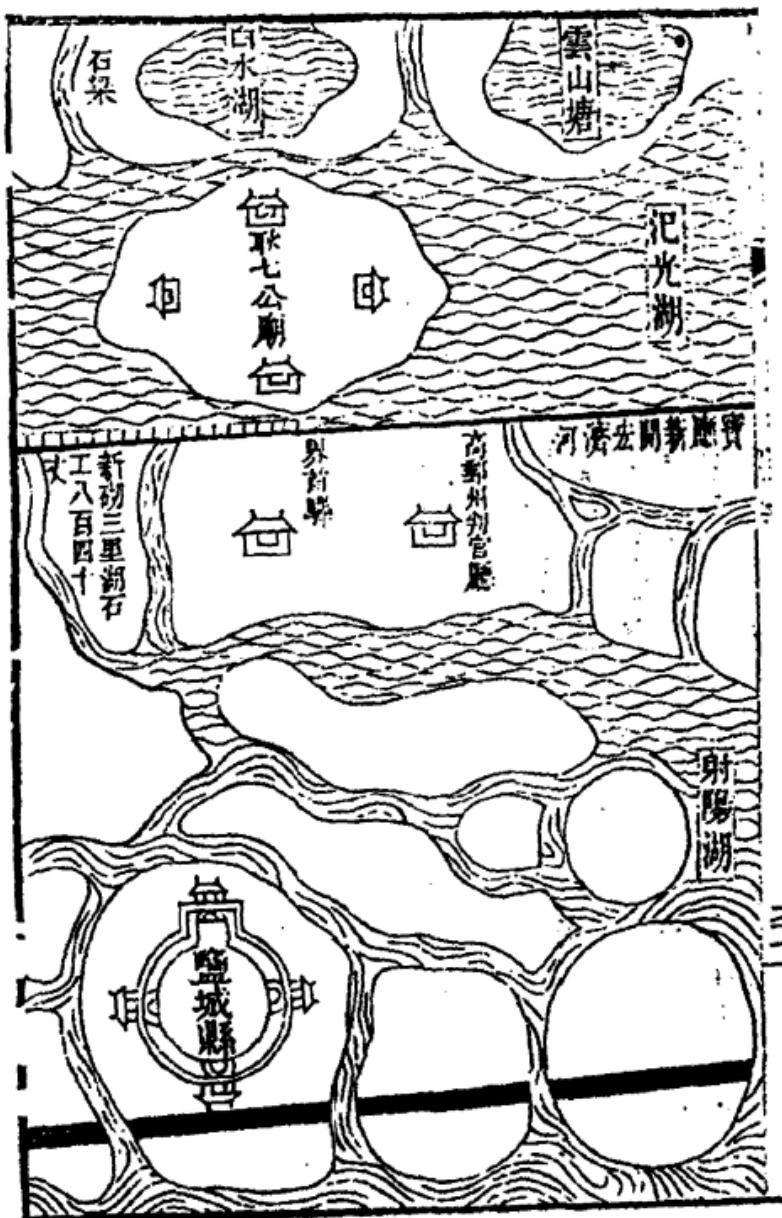
四年大瀆淮湖之水潑洞
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
黃浦入淺而山陽高寶興
蓆諸邑灘爲巨浸每歲四
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
寶六出入而城中街衢尙
可舟也淮旣東黃水亦躁
其後濁流西沂清口遂堙
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
清口之半不免停住上源
而風雨間亦成巨浸矣故
此堰爲兩河閉鍵不止爲
淮河限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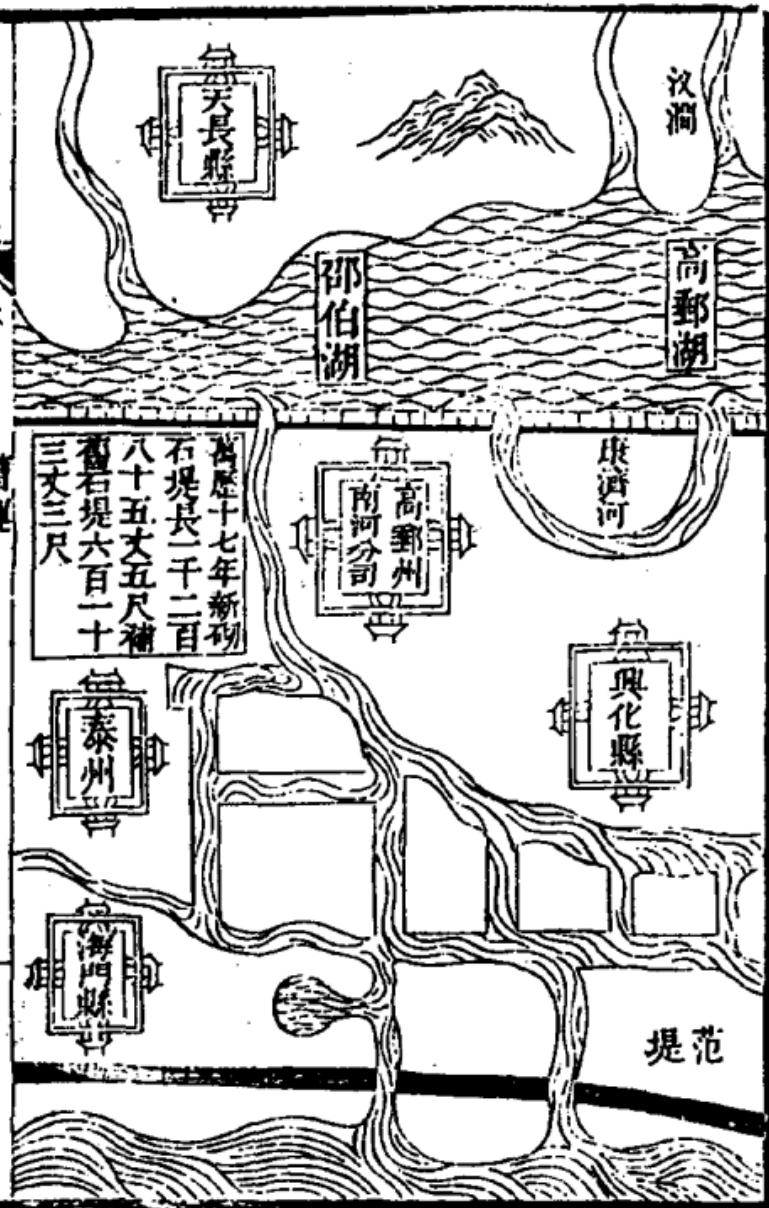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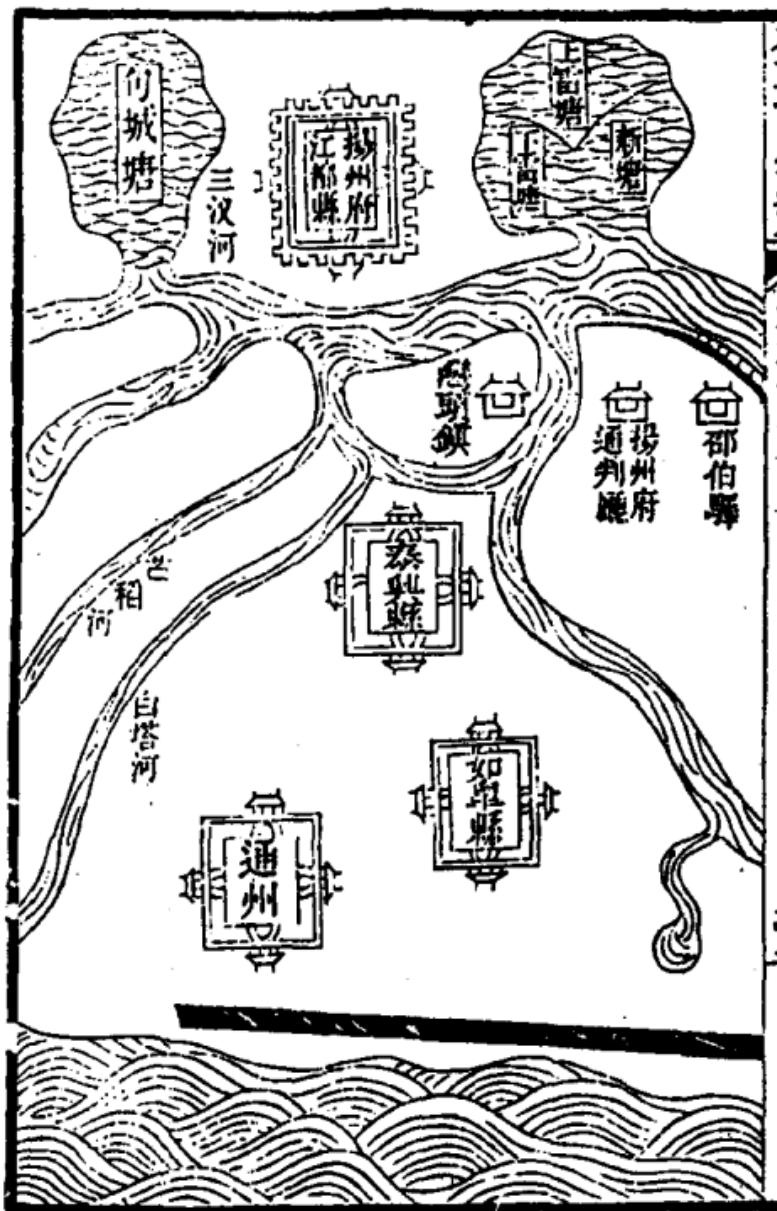
嘉靖三十一年開時通時塞萬歷十七年復大河通奪正河至赤晏廟仍歸大河而較之正河僅三分之一上流未免稍弱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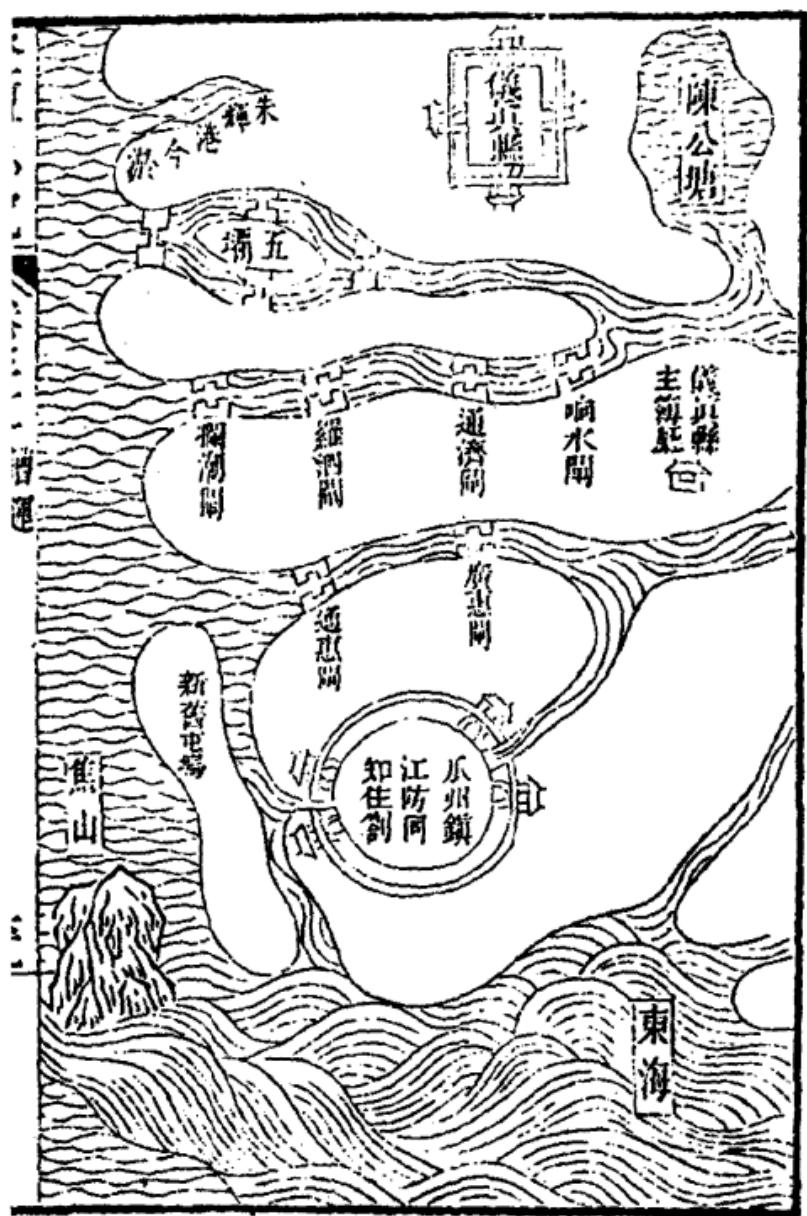












郭漢廟

洋子江

金山寺

閘外江灘橫直各
二十丈可以藏舟

平山寺
銀山墩

江口渡

銀山墩

平山寺

江望亭

森山

閘江換亭

鎮平山

江南丹陽丹徒一帶

原無水源藉江為源
湖長則開京口隔以
故舟潮落則下板以
蓄水若水涸舟膠則

丹徒開亦係通江支
河放水可濟湖水既
落車厚亦可須隨時

斟酌施行

南

月河叉三

京口

月河

利涉橋

瀕江港

京口驛

西門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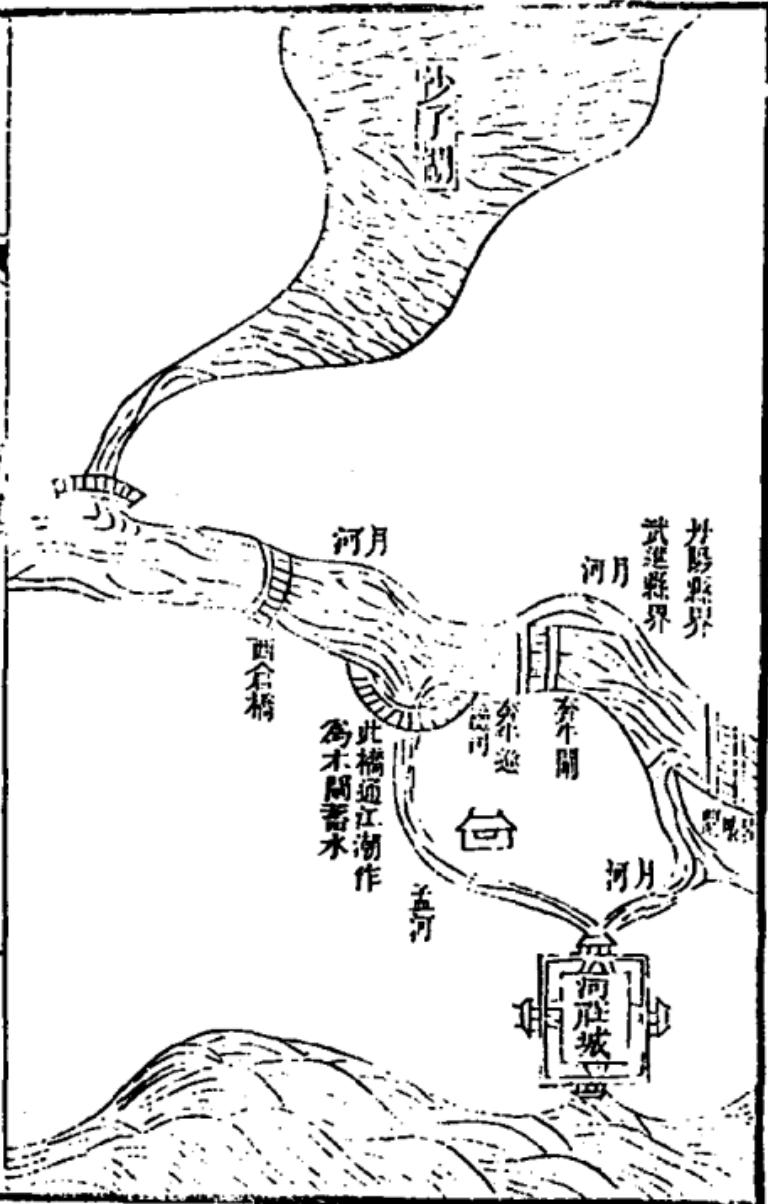
鎮江府

甘露寺

北固山







武進縣患淺澗
者惟海子口至
東倉橋一帶相
應每歲撈淤

淤青尖

常州府至無
錫縣九十里

東倉橋

新橋

白家橋

橫林橋

洛社橋

高橋延檢司

江陰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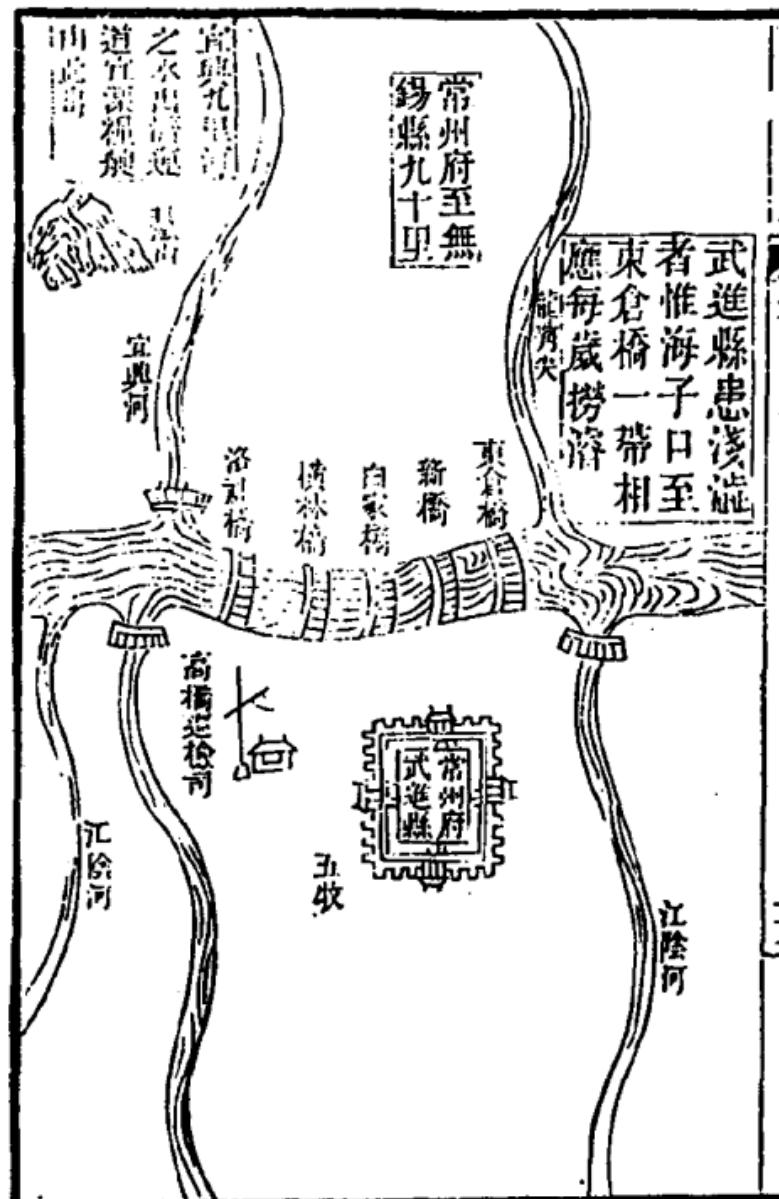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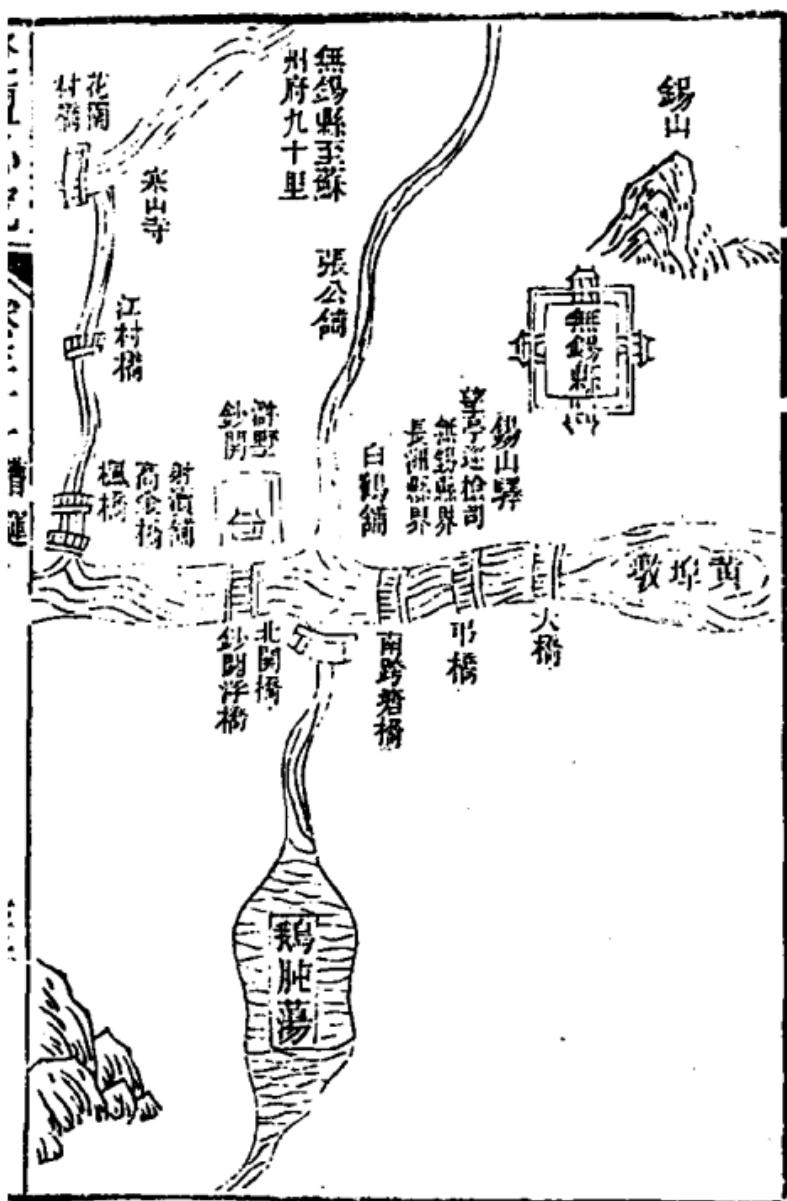
五牧

宜興九里河
之水出於延
道宜溧溧水
山此即

長橋

宜興河









山庭洞

太湖

四賢祠

垂虹亭

吳江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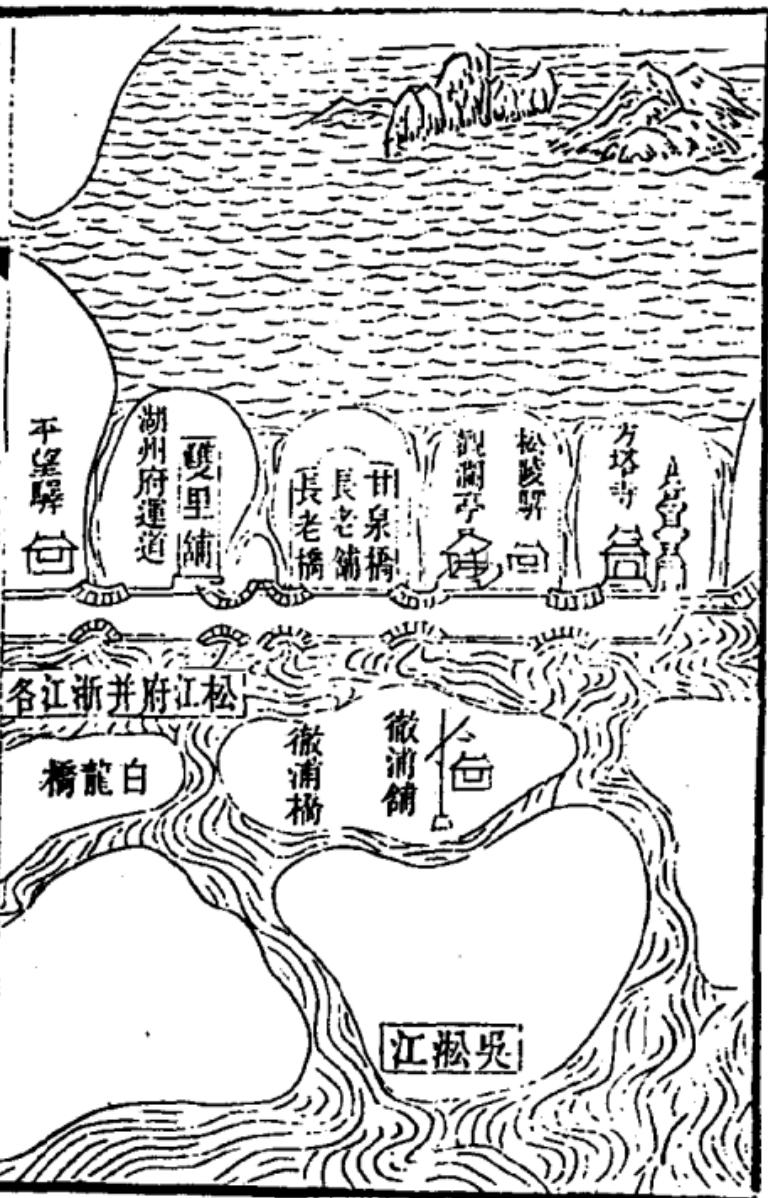
元帝廟

太白山

河運

崑山太
倉嘉定
運船

先朝
由海運
自此出
劉倉州
家太



吳江縣至浙江
嘉興府秀水縣
四十九里

平望巡檢

界石

此由船運府

太浦橋

平望驛前甚後
每年加工蘇湖

此係苕霅二水成河
湖州府糧運由此出
平望驛至蘇州

王江
涇鎮

修善寺

問店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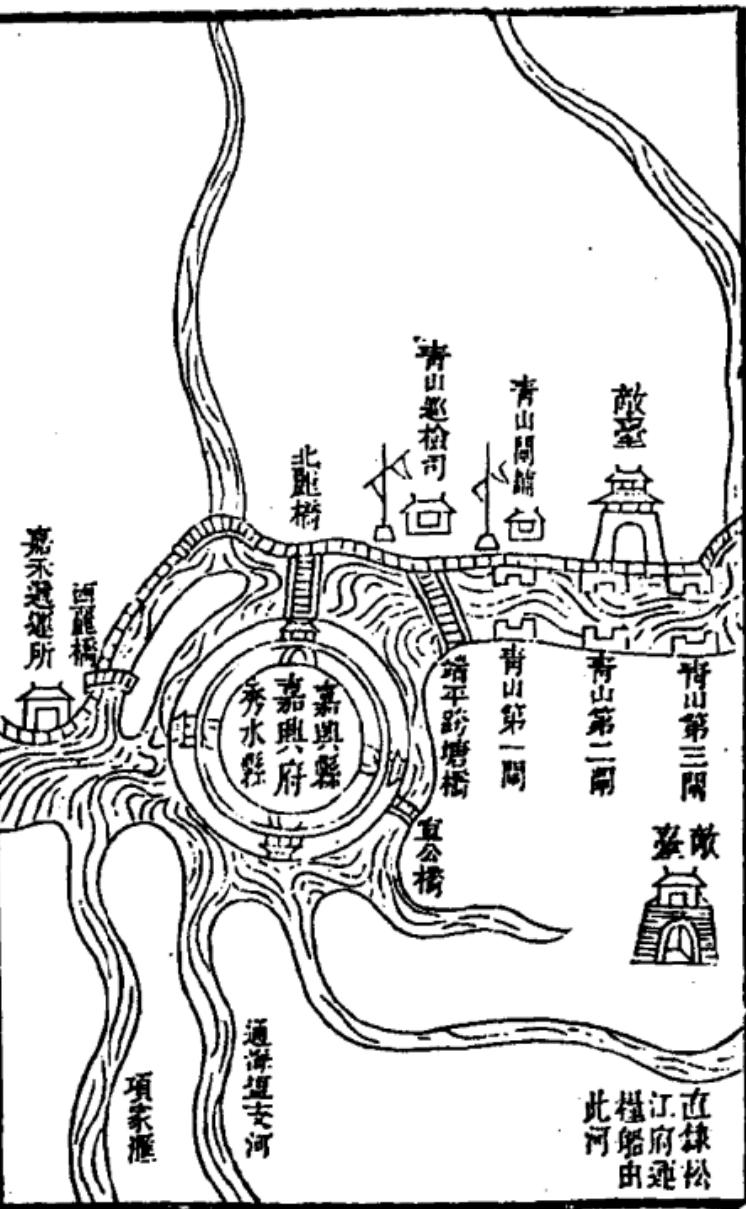
河支縣普嘉通

河支縣湖平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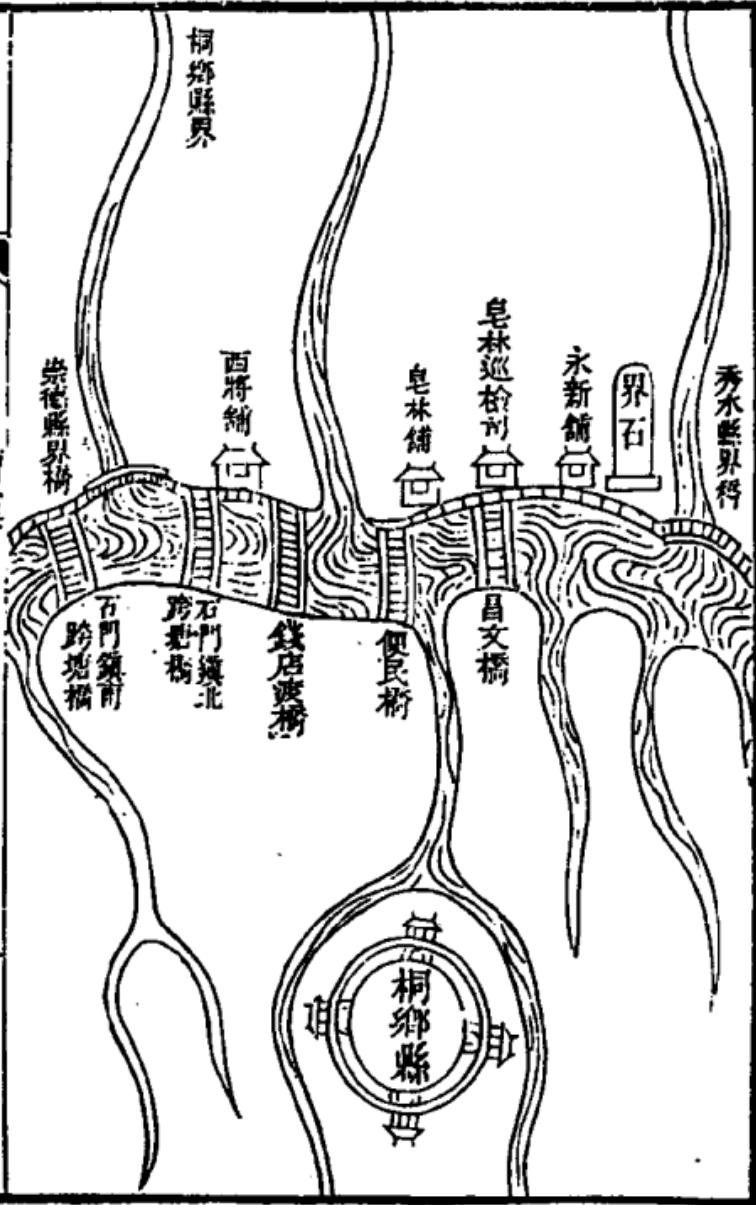
百步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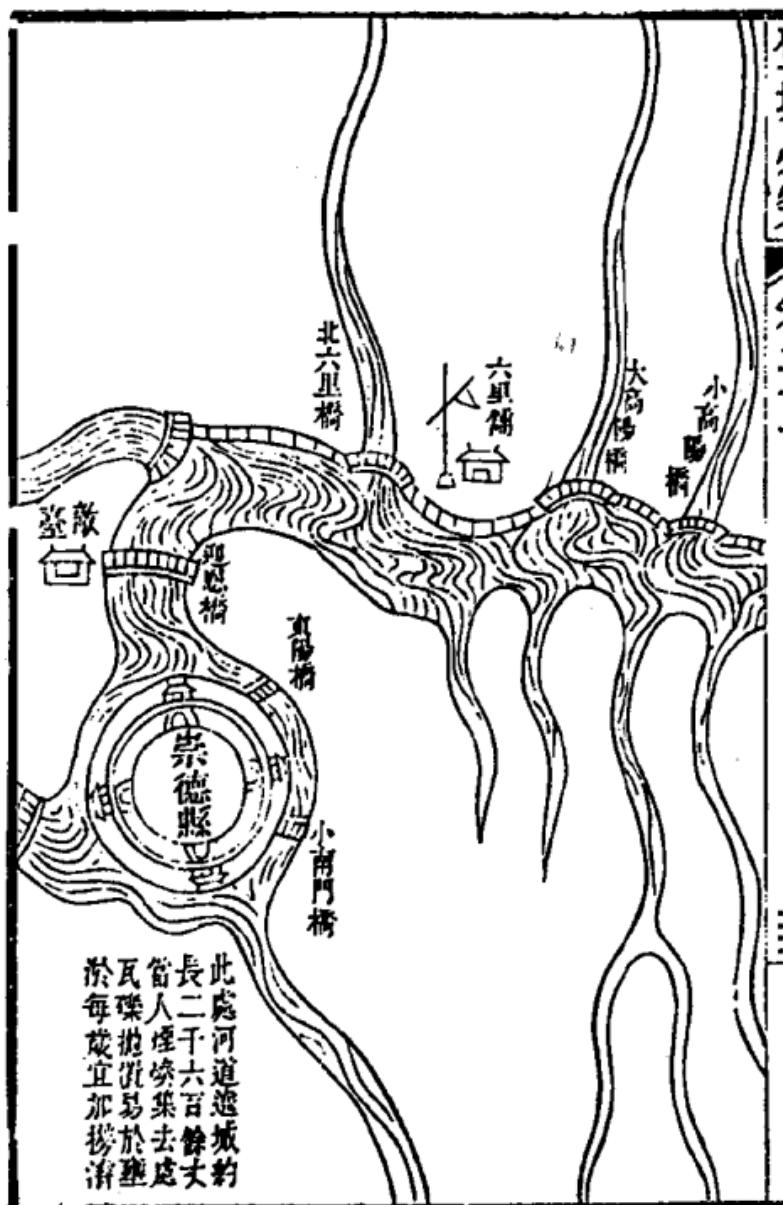
五里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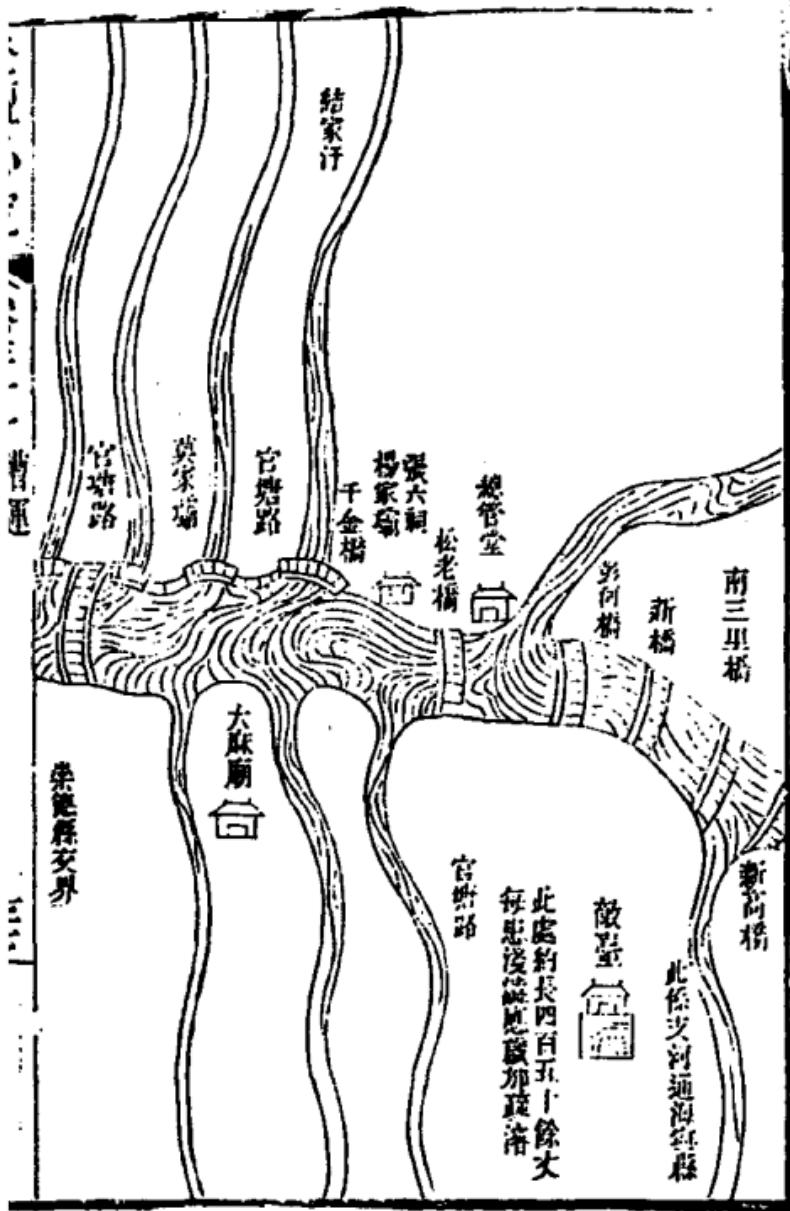
金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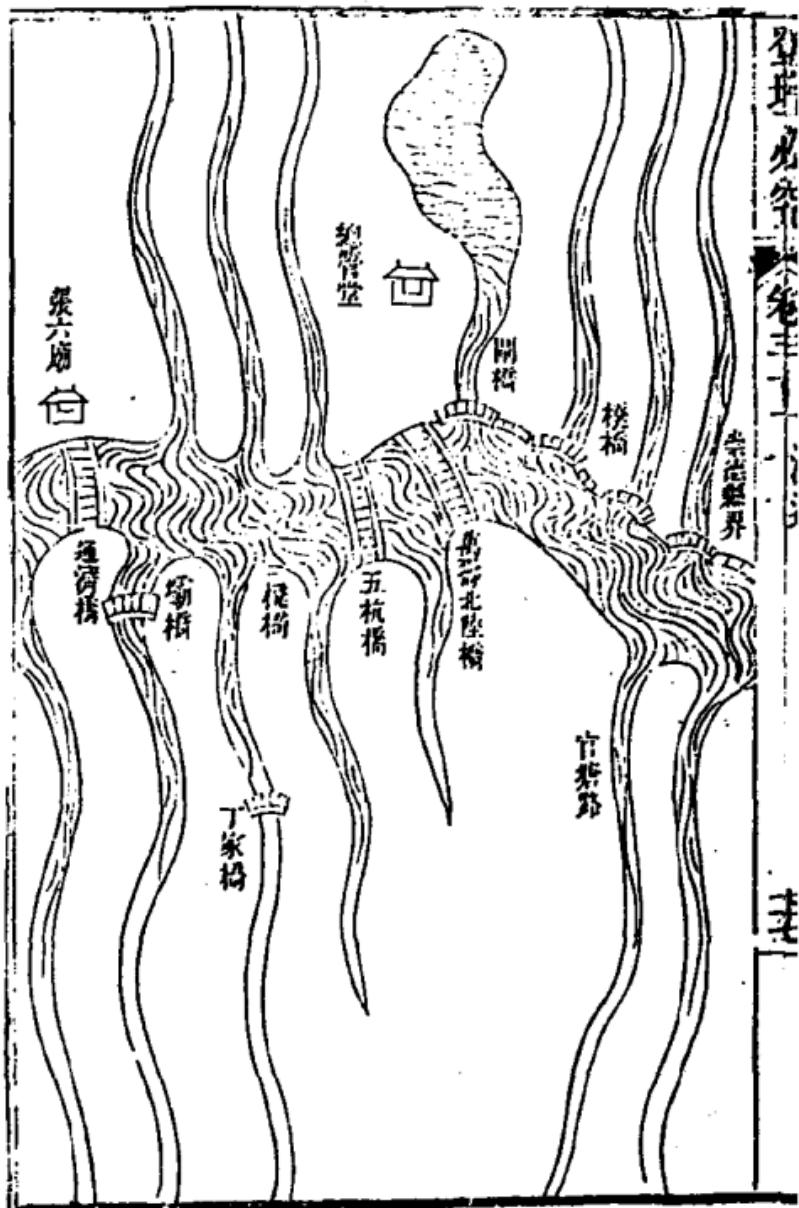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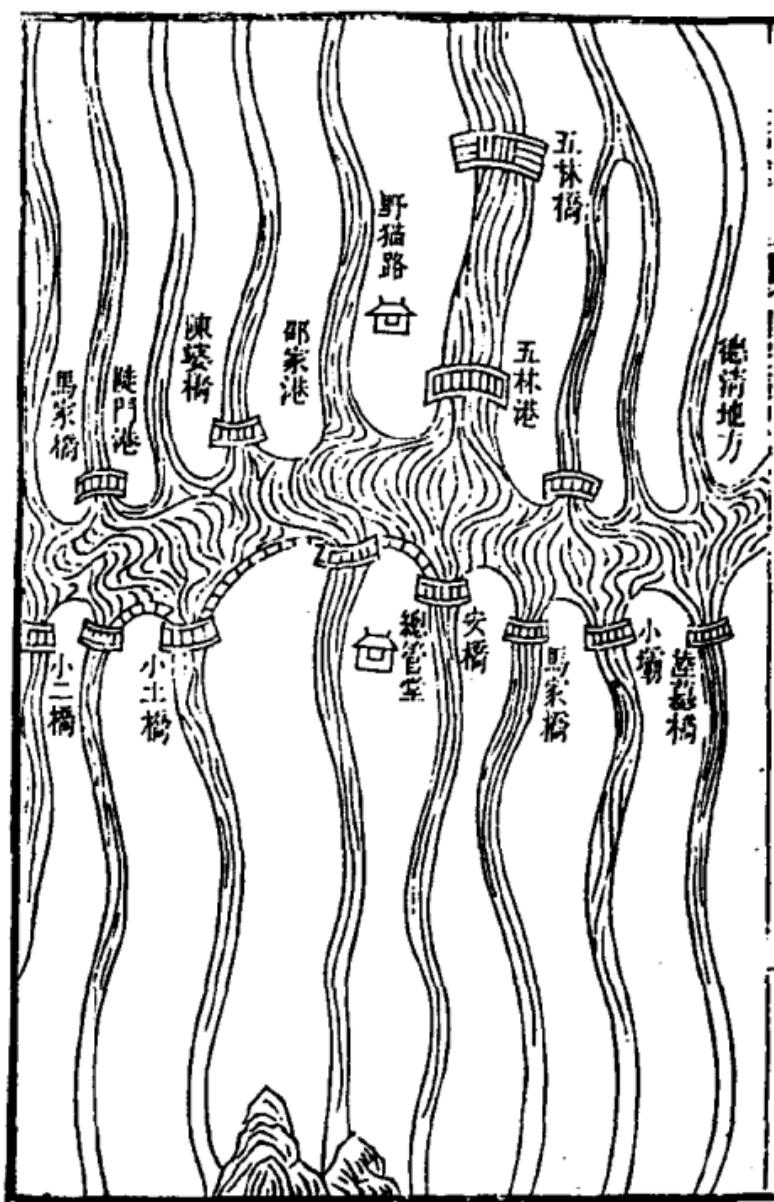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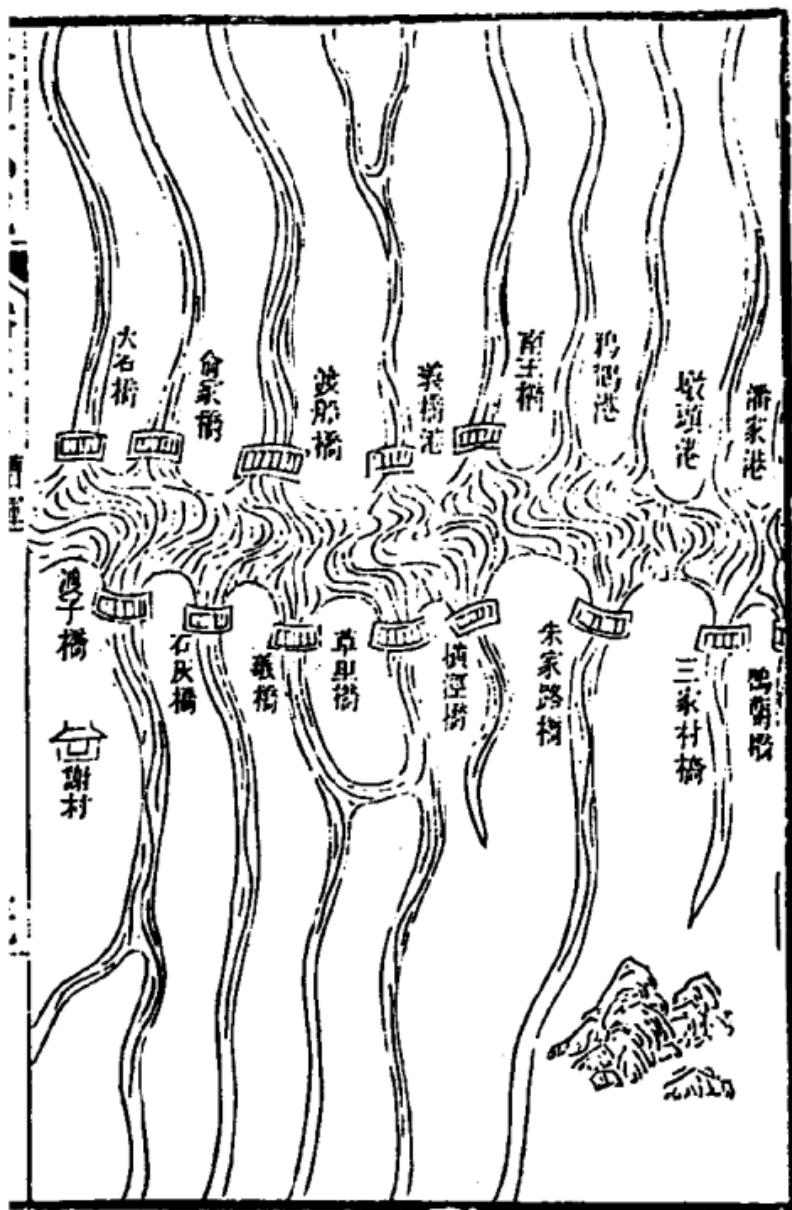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清通







浙省
浙省運河之水發源於天目
出臨安餘杭經德清海寧崇
德桐鄉秀水嘉興以達於直
隸吳江縣或遇天道亢陽則
崇德縣之石門鎮以至松老
樹桐鄉縣之阜林秀水縣之
陸門等處流沙瓦礫壅滯
漫每歲須加挑浚



海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

引車船也

粟起於黃腫

黃腫東萊二轉

瑯琊負海之郡轉運北河

在朔方

率三十鍾斛

四斗而致一石

邱文莊曰前此未有漕運之名而飛輓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三十石蓋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

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輶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胡長孺曰杭吳閩越揚楚幽薦菜密俱岸大海舟

鏡可通柜傳购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涉其長

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若淺生角曰料角不可

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朱清者冒舊海

濟沙民楊氏家發人士命捕急報引舟東行三日

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

諸山又不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兔形跡不

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蕩

道此固往直不逢淺角議之後就招懷爲防海民

義滿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授金符于戶部言

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與海運

虞集曰元至元間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

便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
運糧萬戶有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壁爲之初歲
運四萬餘石後累增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
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內外
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邱文莊曰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
吳梗稻以給幽燕○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
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
命張瑄等以宋國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
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
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潔之運不專於海
道也○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邱縣中
潔里站陸運至濬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衛河○
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
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
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
○今在蘇州齊崑山縣大倉○入海至海門縣界
開洋月餘始抵威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

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般明畧者
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
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
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
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海漂
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
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
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
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詒海運有
云民無載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
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因初史臣其人皆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微意者
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
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
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
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競如
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率率之勞較其利害
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負於海運

也然善某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

國家都哀蓋江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船而以鹽爲儲值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何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江運之故道崩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瀟西東湖萍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渠使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雨慮碓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始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

今欲免故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漁戶煎鹽窯丁逐一次第踏覲海涯有無行舟搆道泊舟港口涉石多寡測清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遁避則遁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曾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背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卽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若訪尋通番經海之人許其自首免罪及取帽駕海舟漁戶鹽丁令有司優給厚遣旣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詳以事成加以官賞仍准通商帶貨此非獨可以耶

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直於福建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元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

書貢師秦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網運亦可以來不但爾漸也況今

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艱體擠塞廻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踊貴而用度爲艱此策旣行則南貨日集于此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萬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發之却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此策旣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城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夷此誠萬世之利也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里

站

在封邱縣西南舊黃河北岸

陸運至淇門

在濮縣西南即古枋頭

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

今濟寧州

分汶之

西北流至須城

今東平州

之安民山入清濟故漕通江淮

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
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薄蓮

舍

海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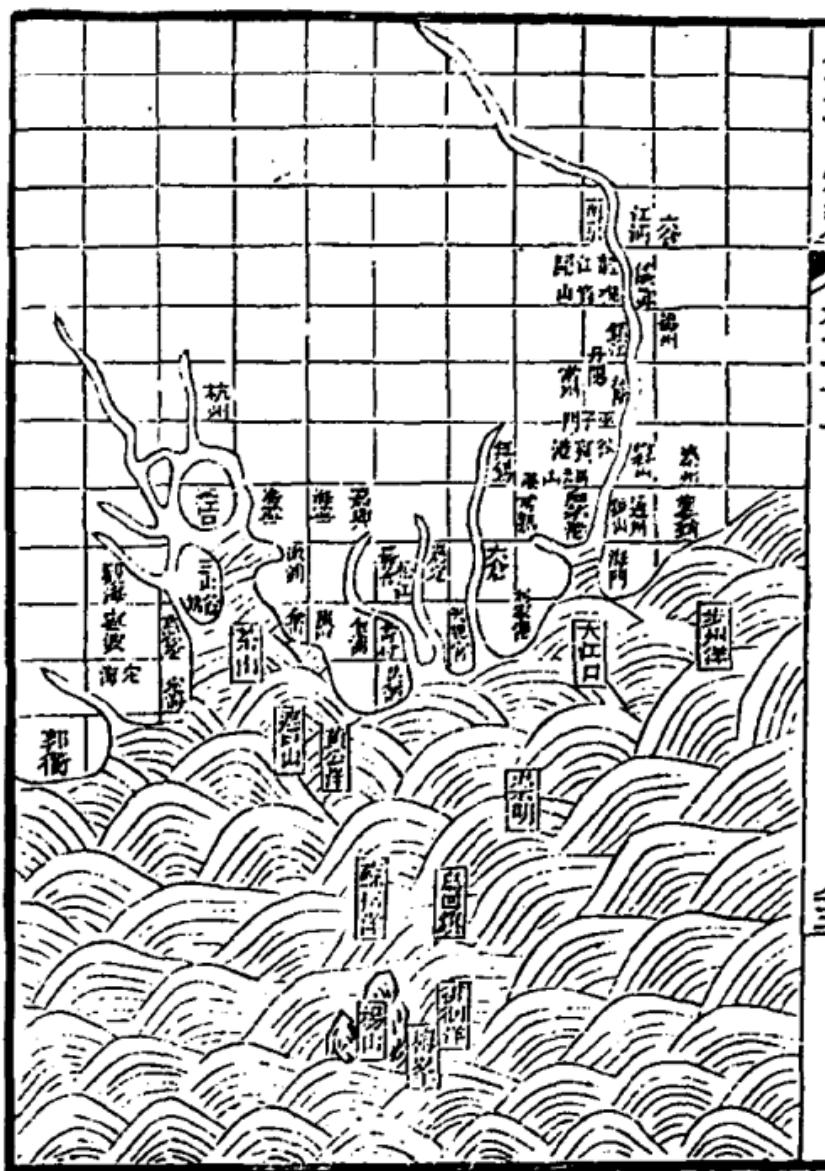
每方百里

水平

北

中後







洪武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府太倉儲糧三十萬石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二十五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供給遼東官軍下年同。永樂二年命總兵官一員副總兵一員統領官軍漕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開淺避撫海船回還令于小直沽起蓋蘆園二百八座約收糧一十萬四千石河酒務起舊倉庫一百六十間約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六年令海運船運糧八十萬石于京師其會理河衛河以後河航糧兼轉運。十三年罷海運糧令浙江嘉湖杭興道隸蘇松常鎮等府秋糧除存畱并起運南京及供給內府等項之數其餘并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赴淮安倉揚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歲定撥六十萬石徐淮并山東兗州府秋糧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俱運赴濟寧倉令淺河舡于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并運赴通州倉每歲通運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

草于通州接

還至北京

王鳴鶴曰海運之効載於元史而其所以効則文莊公言之詳矣如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有貞見歟又如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壅滯此不來而彼來是尤思患預防之先計喫緊之談也按隆萬末初曾行海運乃漕運軍門徵所王公恢宏有畧一力主持故當時人心鼓舞之下無不效命至於海道夷險無不週知止因拘刷民船而另募水兵督以軍官雜之亡命遂至壞事然計所損尙不抵河

運之十三柰人情難於創始眾議紛然遂行停止識者大爲嘆惜今事已矣何敢置吻但東倭報警不難於兵而難於餉用兵於朝鮮不難於餉而難於轉餉所謂海運正今日之所宜也或者曰議海運於無事時尙難於行今議於倭寇橫行之時是資敵以糧也嗟嗟倭亦人耳何畏之深也若使因風揚帆八面調檣則倭之舟未必如中國之便利海運一事毋論裕國足餉只因海上之兵藉海運之餉以制海上之倭計之便無過此者禦倭而行海運有五利焉以浙直

之糧由江入海以抵天津春秋二運可足兵食一利
也往來絡繹海上不絕以千石之舟而止裝載官糧
五百石私貨二百石其船極穩便好行倭見海中帆
檣唧尾以爲有備而莫測吾之虛實自不敢輕入縱
入而運糧之舡水手皆勇悍之夫即可與爲敵縱不
與敵而先得走報使防守之兵皆能前知預待此二
利也借海運而教習水戰人慣風濤而無危懼久則
可成精兵三利也運不以官則舡不必造惟鼓舞沿
海有舡之家自行顧募官惟照所運石數如膠萊客

人裝載之顧值與之限以月而不限以日責其倍而不罪其損始以名色冠帶悅其心繼課其功罪而升降其官職使沿海之民皆服役王朝永絕運外向之心有事不爲僂作鄉導此四利也載糧之外許其載貨而官不稅南貨可北北貨可南貨物充裕南北兩利官不費而民不擾食可充而兵亦練此五利也行海運而五利俱臻以海邊富民不啻萬金之產以自己所造千石之舟而止運朝廷五百石之糧使百壯自爲一保取其甘結在官縱有二二捐折而百

舡所載南北貨利足以償之絕無掛貲之弊如運官
運軍追賠之難查各舡每載膠萊商客之貨亦不敢
有所差失况朝廷寵之以官與之以價復敢有差
失乎故以爲海運之可必行者此也給腳價扣除一
半令各舡戶買米另備舡載隨幫如尙慮其風波不
測以百舡爲言至損十舡止矣儲備有餘如有損折
以此抵償如無損折仍以此米給腳價百無一失但
不必如當時用官用軍一切瑣瑣於其間惟用一文
職查算錢糧督率起行一武職隨幫催督或自江口

或自淮河口賞犒點發而行文職自陸路往天津等
候交納如欲運至旅順或朝鮮須用北海之船熟知
海道者轉運而去或撥鄉導兵船指引照路遠近找
給腳價其足食足兵之計安內攘外之道當以海運
爲今日第一務也 廟堂之上想自有通方之見么
麼武臣何敢輕談 國計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全校